



中復堂全集
六

和
854
6



東溟文後集卷之七

桐城姚瑩石甫著

復梅伯言書

辛丑閏三月

臺地民情浮動好亂當燭敵之後芟夷而安定之撫循而
休息之二年以來甫見靖謐詎逆夷多故海內外口事戒
嚴上年夷船再犯臺灣幸爲數少而我以有備之兵勇擊
之比卽退去嗣更加意設防全臺南北一千四百餘里要
口十七親往相度形勢部署稍定蓋臺灣不同內地他處
但防夷耳臺則兼防內亂也大要在不動聲色靜以鎮之
各路陸營弁兵仍舊彈壓地方不輕調動以防內變守口
之事惟責成水師而助以鄉勇駐防其各屬村莊則如前
收養游民之法使民莊頭人選壯丁自爲團練造送名冊

東坡文後集卷之七
以備臨時調用無事時各安其業既使游手有歸而官無
口糧之費其給口糧者獨長駐守口之二千六百八十人
而團練待調者則一萬三千矣由此推行可得精銳數萬
蓋守口者日久則罷不可用故臨敵之師必儲蓄之養其
銳氣乃可戰也外既有備內亦無擾頃覆制府書有云以
結人心安反側爲本計籌經費繕守備和文武策羣力爲
亟圖區區之愚所以治臺守臺之術不外乎此惜同事武
人不知方略性復矜猜不洽輿情爲可慮耳惟有委曲善
全期無僨事然亦極費經營矣至於夷人大局一謬再誤
人所共知瑩則以爲畏葸者固非而輕敵者亦未爲是忠
於謀 國者總當無立功好名之心審量事勢機宜善
權終始豈一言所能概耶瑩職在守土惟知守土而已不
敢他及也

再覆顏制軍書 辛丑五月

本年三月三日具書一通又議覆朱御史條陳臺灣開墾
事未識會否已呈鈞覽十七日奉到二月十六日手函知
歲前所發恭迓憲節及請舉楊雙梧鄭六亭二人名宦之
件次第已達仰蒙許可示以現駐廈門指揮一切竊計此
時靖逆將軍將到粵東林鄧二公可藉紓忠略江浙有裕
魯山制軍力持正見憲臺通籌全局砥柱二省之中萬里
海疆長城已固必能上邀天佑迅奏膚功也臺灣籌備事
宜前歲詳陳圖說諒蒙察核惟所築礮墩係以竹篾蘆袋
貯沙土爲之尙非久計達鎮近於雞籠之二沙灣改建石
礮臺兩邊加砌石牆已興工將竣瑩擬通臺各口擇其要

東海公使集 卷之七
者如郡城之大港口四草嘉義之躉仔寮卽樹苓湖口彰化之蕃仔挖五汶港淡水之中港竹塹皆於原設礮墩內添砌石壁各三十丈爲經久之策雞籠險遠二沙灣一壁形勢尙孤擬更於三沙灣現駐屯丁處增壘石壁以相應援庶乎得力又省鑄八千斤大礮當置安平大港而舊築礮臺薄小不能勝任前與達鎮熊守勘議必需別砌礮臺水之高以六尺爲度堞高三尺長八丈寬五丈中邊皆實亦已興工惟此事及全臺石壁工需數萬未敢遽請帑金現且勸捐未審能否集事儻不足再請動項可冀稍輕也上提軍忠蓋老謀人極可敬昨來書以鄉勇烏合恐無紀律議欲分交各營隨同操演所論誠當但今雇募在口長駐防者二千六百餘人又各莊自團練者又一萬三千爲數實眾若皆配營操演歲當費銀十餘萬何能辦此況臺營各兵與民人素不相洽若隨營操演難免細故口角動卽械鬥其禍甚烈況臺人勇悍好亂所以尙易撲滅者正爲其烏合也若入營操演教以紀律則營中所長彼且有之更習知營中虛實異日不可復制矣蓋海濱獷悍之民易動難靜一時得其力固易事後弭其患甚難不可不深長思也昨覆書稍言其利害而提軍意未了然反覆思之惟有兵民分操必不可以合練亦第可就現募守口者令文武員弁就地教習其各莊團練之眾仍令人自爲之庶乎其可夫戰士得力惟在統率者平時能得其心臨事能鼓其氣果見強敵而不走守隊伍而不亂更能執戈矛以殺賊此卽百勝之師矣何必盡如營中之所習哉此議達

鎮熊守皆以爲然瑩胸無適莫見善必從而不能不權其
可否提軍與瑩素好無間諒不疑其有他耳因念臺地情
形言者或見其一端或得其形似未必悉能深知遠慮以
憲臺履注之切自必欲得其真而事緒多端非一言可盡
謹就年來因事敷陳諸稿摘錄一冊恭呈披覽識慮淺薄
尙望誨所未逮瑩二十年前於顛蹶之中荷先尙書未識
一面卽加揚舉雖時乖福薄不能仰副大賢之期然知遇
之感沒齒不忘風義所垂千秋爲烈憶己丑歲感懷雜詠
歷敘生平有句云海外功名泡影如羣公網豈漏游魚然
明未必都相識猶有平原待薦書蓋紀見知事也每念及
慷慨不已茲蒙明諭薦贖猶存益覺泣然矣瑩不及事先
尙書今幸備員下吏敢不竭其駑駘以圖報稱乎憲東謹

世藏之無忘懿美

覆會方伯商運臺米書 辛丑九月

八月二十四日奉七月十八日函示廈門失守臺地需餉
必殷商之中丞擬撥銀十萬解臺並搭解五萬買臺米接
濟內地民食洋一面阻梗省中乏員差委議由臺先代買米
雇船陸續運省仍派兵船護送到福州卽以餉銀米價帶
回且囑以曹丞署鹿港辦此同日奉中丞檄同前事惟曹
丞已赴淡水新任正值夷船在雞籠我兵得有勝仗吃緊
之時未便更易正在飭行鹿港魏署丞籌辦閒九月初三
日又接八月初三日來函以漳州缺食囑令鳳山縣辦米
運赴銅山謹已聆悉竊思臺地自七月二十日傳聞廈門
失守全臺震動訛言一日數起四處姦民皆有竊發之勢

極力鎮撫籌撥兵勇赴各口添防旬日後人心始定而經費支絀府局僅存三月之需業將籌辦情形於七月二十六日會稟兩院移咨冰案請籌撥餉銀三十萬分起解臺接濟亦以差委乏人商請尊處遣明幹佐雜二三員同丁憂之平和令陳文起過臺差遣由鹿港雇船專遞未知何日可達臺端茲知先蒙籌及臺事議撥餉銀仰見卓如先生同中丞遠慮公誠不忘海外蒼生感佩何極中外一體臺餉之缺省中籌之福漳二郡缺食臺地豈容坐視惟未接尊函之先鹿港廳接蚶江移奉制府飭行招商買米赴臺一概免配官穀月來鹿港五條港進口商船已數十號每船買米一二千石不等計已不下數萬此後源源而來似無事官爲籌辦詢諸郊商言臺地現在米價與泉郡不

甚懸殊惟臺斛較大又有載貨來臺免配官穀之利故來者不催而至若臺地本無造船之商亦無運米之商所云郊商者不出郊邑收貯各路糖米以待內地商船兌運而已此坐賈非行商也故無肯以重貲至內者如內商不至則臺商坐困官亦無從著力也臺灣所屬澎湖一廳本窮島不產五穀其民皆仰食臺郡臺灣一縣附郭穀少賦重亦仰食於南北兩路此一廳一縣無可爲者蘭淡二廳自給之外稍有餘穀蘭之烏石港淡之八里坌皆出米交福州商船運省然每年二廳出米亦不過十餘萬其米多可糶者惟鳳山嘉義彰化三縣而已鳳山無大口其東港打鼓港僅容數百石之澎船內地商船從無到者米皆載至郡中俟廈門商船夏至國賽港冬至四草湖以爲出糶今

東海文後集 卷之七
五
廈門阻兵商船不至臺郡者三月餘矣臺防同知苦無配
穀之船鳳山縣又安從得船運米至漳此南路不能辦米
之情形也嘉彰二邑產米雖多然二邑人民亦最繁庶食
之者眾又外販紛來故蓋藏絕少雨澤愆期則米價騰貴
姦民卽乘隙而起所以稱巖疆也不知者則以爲樂土矣
道光三年弟在臺中爲方守傳稷上言臺穀宜畱有餘以
防民變趙文恪公深然之乃定例商船販臺米有數大船
不得逾六百石小船不得逾三百石每月由口員呈報遵
循至今而孫文靖初不解此因京師乏米遂致書英相國
言招商可採米數十萬以運天津相國以 聞令文靖
渡海辦此及大集商船至臺傳見紳商親自獎勸僅辦十
餘萬而民間大譁米價騰湧匪徒已四出搶掠其不爲亂
者幾希此道光三年事也以文靖之才當時猶有誤者習
於所聞未求其實故也且海上風濤無定卽商造一船亦
合眾力爲之復鳩眾貲以載一船之米蓋自嘉慶末年至
今未有獨出已貲付諸洪波一擲者若官出數萬金買米
一經失水賠費維艱或令鹿港勸諭泉商配分數船運省
則可然此非臺地所能擅行也本年春夏閒臺郡雨澤偶
愆幸祈禱有應早收猶七分以上乃自八月初十至十二
日颱風大作晚禾略有損傷臺邑復缺雨二十五六七八
等日鄉民日數百人喪服鉦鼓入城號呼郡中文武設壇
祈禱今尙未得甘霖夷警方殷豈有南此每一念之悚惕
終夜所幸鳳嘉鄰邑可以申收或不大害惟旣在商運以
濟泉州大軍不能更謀及福漳二郡奈何展轉思之近惟

永凝深滬閒有遭風漁船至臺郡者其回棹向配澎湖或內地兵穀數十石現囑全丞勸諭其船給照販米至銅山免配官穀復飭淡水曹丞勸諭福州來船多載米石回省第恐終無濟事所冀上游之米大至福州潮州之米大至詔安漳浦斯爲善耳惟深諒之也臺餉一事實海外安危所繫本以危邦又值逆夷擾境文武員弁防守乏人無能赴省請領惟懇閣下仍爲籌撥由省委解或卽用分臺差委之員護以武弁卽可出五虎門徑至八里坌矣聞省中硝磺存貯無多臺地自當另籌不敢以請謹如尊教

復泉州守書

辛丑十月

承惠書臺灣破獲夷囚大府意令解至內地以廈門鼓浪與尙未收復欲示德于夷帥亦一策也竊思此事若出自英夷則可蓋以百餘囚人易回鼓浪與無損兵威復可布德計誠無善于此者今夷初無此意方且大肆鳴張旣據廈門旋奪定海又寇乍浦所至殘破其勢甚銳而志益驕藐視中國甚矣彼方以廈門爲囊中物據之以通浙粵之咽喉安肯以百餘被獲不甚愛惜之人遽棄其勝算哉爲此謀者徒出我之私計希冀爲之設夷挾其狡詐之威陽許還我廈門及囚人旣得仍逗遛不去或巧易他詞復奪廈門又將何以處之且夷囚亦安能解至內地乎臺灣內渡三口廈門已失不必言矣聞泉州之蚶江福州之五虎門皆有夷舟停泊臺灣起解夷囚人至百餘事難祕密必有姦民往告夷囚及口徒爲所劫耳何能至泉州福州待我之求耶鄙見以爲此計殊不可行幸轉陳於大府事勢

東海文後集 卷之七

七

如此非敢方命也

覆怡制軍言夷事 壬寅五月二十三日

逆夷犯順於今三載惡貫滿盈神人其憤職道未嫻軍旅
勉力從戎幸而夷舟數次犯臺或破或走臺守常堅

聖訓憲猷指示機宜未致貽悞乃荷 天恩疊被迥異

恆常媿慙之餘益增惶悚所有辦理情形具詳公牘諒邀
垂鑒昨又奉 旨復訊夷供已連日督同府廳再加研

訊具得其情謹會達鎮軍據實復奏並繪圖具說進呈竊
意夷雖強本亦烏合各島黑夷而來與我爭利者紅白夷
也其人少每船僅數十人餘皆黑夷愚蠢無知惟仰食於
紅白夷工費口糧所需甚鉅今閉市久夷之錢糧無出其
所喪失亦復不少夷以貨財爲命兩年以來貨皆賤價私

售折耗貲本不可勝紀情勢亦必中絀則求通市之心自
必益亟特狡詐性成乃更揚爲大言云復以大兵前來水
陸並進脅令閩人在番地貿易者爲之致書廈門郊行以
給我復擇富饒之區沿途騷擾以脅我凡此無非急求所
欲耳且聞夷人孟加刺地方屢爲東印度國所敗虜其將
士婦女千餘夷必回兵往救若我更堅持三月夷將內潰
惟諸將屢經挫衄之後怵於夷之威詐未知能及此否臺
灣前獲夷犯已遵 旨分別留禁正法泉州府沈守兩

次來書深以逆夷性好報復爲言嘗熟思之夷性畏強欺
弱我擒其人久而不殺彼以我爲懼彼是明示之弱也沈
守又以舟山廈門失守爲夷人報復之證試思夷初至舟
山非有所仇也近至上海又豈有仇乎逆夷垂涎臺灣已

東海文後集 卷之七
久卽不殺夷囚彼亦可以破舟喪貲索償於我前所斬溺
之夷無不可爲報復之詞也不殺徒自示弱殺之猶可壯
我士卒之氣惟當安撫人心益修守備嚴捕姦民盡心力
而無懈耳兩軍對壘勢必交鋒非我殺賊卽賊殺我乃先
存畏彼報復之見何以鼓勵士卒乎愚昧之見伏乞訓示

覆福州史太守書

壬寅七月初八日

弟五載臺洋內撫不靖之姦民外禦頻來之夷寇力小任
重日夕惴惴寢饋不遑情事想邀澄鑒昨與達鎮軍遵

旨將年來所獲夷囚除頭目雷禁外悉斬之臺人素怵
於泉厦郊商之言頗懷畏懼及見夷屢次被創膽氣稍壯
至目睹夷人訊供臨斬時敵觴情形轉甚於臺地強悍之
逆犯士卒膽氣益張而畏事者猶津津以報復爲疑殊不知
夷性畏強欺弱彼見我久擒其人不殺以爲畏彼是更
示之弱也卽使大隊復來仍是平日垂涎之素志耳論者
每謂甯波之失由裕督師之剝皮逞忿厦門之失由陳守
備之箭射夷酋恐非衷論也當日舟山初失孰爲啟之近
時上海之警又孰仇之彼苟有所欲則竟至耳至則不善
惟有交鋒豈能懼其報復臺灣先後兩破其舟死及囚者
不下千人喪失貲財甚鉅彼欲甘心於我久矣豈待戮其
人乎不然屢至臺胡爲者泉厦之人聞臺灣大戮夷囚議
必紛紛儻大憲言及尙望代達鄙意以釋羣疑幸甚昨訊
夷供略得其情已同鎮軍據實入奏今錄圖說呈覽魑魅
技倆莫逃明鑑矣

再復怡制軍言夷事書

壬寅八月初八日

五月二十三日肅稟具陳近日夷情及分別斬決雷禁夷
會之意未審已邀鈞鑒否七月十八日奉到五月十二日
賜函蒙以職道倖晉頭銜渥承獎勵撫躬循省實切悚惶
職道才識庸愚猥當海外重任實切冰兢夷務數次微勞
無非仰稟憲譔恪遵 聖訓幸乃無悞事機何敢謂辦
有成效即蚤測管窺是否不謬尙有待於 聖主及憲

臺明示未敢自信稍懈嚴防竊聞逆夷北上復分擾江南
以久不習兵戎之地忽見夾板豕突而來復有在地姦民
為其區畫鎮江之失江甯之困無怪其然聞當事諸公有
暫事羈縻請 聖明速決大計之奏雖云急迫萬分何
遂至是又聞廣東有言英夷國已空虛羣夷不服所為頗
多興怨似有內潰之形乃轉掠商艘以助其勢外益夸張
內實急迫米利堅亦謂 天朝不可墮其術中此言似

又與職道前月所陳不無吻合若我但嚴守口岸不與海
上爭鋒內查姦民誅之不事姑息再持數月夷將自潰不
審 朝內諸公如何贊襄綸綍翹首天南疾如疾首矣
頻歲以來各省軍需甚鉅大農籌計維艱叢爾臺灣亦已
費四十萬昨因支用將竭不得已由臺徑請仰蒙 聖

明俞准賞給五十萬此誠海外蒼生之慶聞廣東已撥解
二十萬到省今熊守委員由八里坌內渡請領職道亦備
具公牘伏乞憲臺飭福藩司迅為撥給派文武幹員由五
虎門東渡若能於二十萬之外更有撥到之款即多予解
臺免海上屢次往返則更善矣
上劉中丞言事書 壬寅八月初八日

六月二十七日解餉官卽用縣鄧令交到四月初七日覆示以制政用人大體及海外公事不予掣肘以榮稍識事宜許爲正直通達與熊守咸受知信際時事多艱且據孤危之地得奉明諭使憂深墜溺之心頓若有所恃賴前於謝 恩奏中曾據實上陳想亦大慰 聖懷誠海外

之幸非獨一人私感已也方今經費支絀屢奉檄諭亟宜廣爲勸捐無如臺地昔時富人今多中落黃化鯉以訟死其弟欠府中鹽課至於押追久之縣中正供亦多蒂欠吳尙新避地遠宦京師吳春祿欠府中公項追嚴而完少嘉義玉王峯許捐廈門石壁五千並未完繳而沒淡水二林惟林祥雲尙肯急公前年捐淡水儒學公項萬圓上年職道勸捐又令其姪林占梅捐銀一萬已爲入 奏林平侯年耄而慳勸捐文諭全置不理反謂

瑪蘭廳通詳該職員有業在蘭愿捐番

期完繳查林平侯產業皆在淡水蘭產不及

以忽舍本籍而赴蘭捐輸徐倅遽爲通詳其中

現委鄧令往查儻無別故亦當於淡廳有所報捐若有

端似未便乞 恩議敘也春開大安破獲夷舟兵民所

得水巾銀物無多其酋顛林供係嘍噪嗜以番銀九萬紬

銀六千來臺購姦民爲內應並無百萬及五十萬之事泉

廈所傳殊非確實且上年魯輿甄甫二前憲先後頒發印

示皆謂兵民破獲夷舟財貨盡以充賞職道與鎮軍亦出

示禁官人不許騷擾民間乃會藩司來書欲以半充軍實

似可毋庸議儻 恩准閩省報捐人員在本省上兌或當

有來者耳近聞粵中有言逆夷北上天津復分舟沿擾江南其實國已空虛羣夷多怨內情急迫外更揚爲大言恐詐以求和議速成米利墜亦言

天朝不可墮其詭計似與職道前此人告之言有合未審內廷諸公如何贊襄大計也此聞於八月初三日有三桅夷舟在洋面遊奕自南而北懼我攻擊船插白旗則其情亦可見矣惟海上草鳥匪船旣多岸上土匪復眾每自稱通夷造謠伺亂雖已大加懲創先後捕誅百數十人地方差靖而時屆秋中亂民必先措置安撫事宜更宜加密即使外患稍紓而內患不可不慮古人云功敗於重成臺地無日不如臨大敵或可免乎

與曾方伯書

壬寅八月初八日

卓如先生閣下本年夏首奉去冬十二月示函併密件經卽肅賤布復未知已登籤記否七月初載奉四月初惠書以弟倖沐

聖恩吉詞褒飾慙慙良深弟本菲材未諳軍旅屢賴天庥羣力濫荷殊施方以地處孤危內安外攘能否始終克全莫能自信每一念及寢饋難安雖賦性愚直而欲聞已過之私實不敢自外於君子尙祈大教時頌俾得稍免愆尤不勝禱幸大安之役承示以中丞所聞此亦不得已之苦心也惟前據夷酋所供僅喋喋給番銀九萬及絃銀六千兩來臺購買姦民實無五十萬之事姚縣丞私信所云尤爲不確且上年經魯輿制府甄甫中丞兩次頒發印示凡獲夷舟銀貨悉與出力兵民充賞弟又與達鎮軍

會示如兵民奮勇破夷所得銀貨不許官人索擾是以民間利其所有樂破夷舟實不能有裨於軍需也經費告匱臺地與省中同一情形極知尊處無可策應不得已由臺徑請幸蒙 聖明准給五十萬頃聞粵省已委員解到二十萬此誠海外巖疆之慶也今臺府委謝從九赴省請領儻他處更有續到似可一併解臺但未知省中所議續請會否 俞允若省中現亦拮据則先撥解二十萬或二十五萬來臺餘俟來年大餉時再撥亦可惟尊裁之近聞廣東有信言逆夷巢穴空虛又眾夷不服所爲人多怨散其形甚迫乃以多舟北上急欲求和復要劫商船作爲兵船以張其勢擾我鎮江此種情形弟於四月復訊夷供時卽已覺之據實入告決意斬其夷眾未審卓如先王以爲何如然夷之情勢雖已見絀而海上盜船與在地土匪則實繁有徒夷自江南事平南下保無路出臺洋恐草鳥匪船借勢滋擾不可不防其變是以臺地內外設防仍不敢不密幸高明有以教之

與方植之書

壬寅九月

七月十四日覆書詳言竹虛到臺得手書及大刻種種不意其書在洋被劫八月廿四日又讀來函及大刻具知文體大適爲慰足下書皆衛道見真語確多前儒所未發高顧羣公固不及之卽陽明亦未必不以爲畏豈待後世有子雲耶然所論辯皆在學者用功著力處苦心苦口開悟來茲若道之本原則有不可言不容言者斯理渾然無有畔岸人各窺尋就見爲說皆非道體生平最喜阿含經

盲言象一段與吾儒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同意儒先諸說往往小言破道但取能救學者之失有功世道人心可矣忠敝而救之以質質敝而救之以文文勝則反之於質如五行之相剋而相生其用無窮而於天之所以爲天道之所以爲道則皆非也害道之事多矣聖人隨事立法以救世耳邪固害道正而非當害與邪同吾觀前賢之書雖有淺深純雜不同但就我所敝而救其失則皆神農之本草也葳苓朮草各適其用是爲得之必使天下人蓄葳苓朮草其他一切屏棄必有待桂附烏頭不得而死者矣特葳苓朮草之性質功用爲良使天下人知其良而近之桂附烏頭之性質功用爲劣使天下人知其劣而遠之可也過爲去取則非道矣吾所言乃就大體而言之也與足下之言相輔若以爲有異同則豈足知道乎天下事類此甚眾恨無深心明識者與之商榷也因足下言道偶一及之昨訊夷供頗得其形勢虛實繪具圖說上呈且具言夷外益夸大實已內空諸島夷將叛散不能久持急求通市罷兵吾但稍遷延以持之雖不能不准所請其中尚可權衡乃此奏以五月二十八日五百里發遞竟在洋被劫恐當事諸公不知底蘊復受其欺也豈非天耶其圖說已爲臺人付梓瑩意更取南懷仁陳倫炯二圖合刻而討論之姑先以二圖刻於顛林圖之首今以寄覽事已無及然後來之患方長有心人或猶願觀之也

奉逮入都別劉中丞書

癸卯四月

瑩與達鎮軍以擒斬夷俘爲夷酋譎愬大帥相繼糾彈復

夏漢文徵集 卷之七
有撫拾浮言爲夷之助者致

上震怒逮問入都旣負

聖明特賁之恩更辜憲臺知薦之德惶悚不可言也
呂游擊示知憲檄護解以道府原案及所獲夷件均送大
部卽當赴省候文就道不得面辭歉仄愈不能已在泉州
時承明諭原奏未嘗非惟斬夷太急再逾兩月則撫議成
而事可免又謂鎮道此行非辱甚矣大君子持論之允也
顧一得之愚尙有未白于左右者茲當遠違敢卒盡其區
區惟鑒管焉今局外浮言不察情事言臺灣鎮道冒功上
干 天聽夫冒功者必掩人之善以爲己美未有稱舉
眾善而謂之冒功者也雞籠其地距郡程十日大安稍近
程亦五日皆在臺灣北境兩次擒夷鎮道均非身在行間
惟據文武士民稟報之詞耳自古軍中驗功皆憑俘馘旗

幟鎧仗有則行賞故人用命非如獄吏以摘姦發伏爲
能是以周師耀武史有漂杵之文項羽自剄漢有五侯之
賞所謂兵貴虛聲寬則得眾也雞籠之夷雖以衝礁大安
之夷雖云擱淺然臺灣環甲之士不懈于登陴好義之民
咸奮于殺敵乘危取亂未失機宜夷船前後五犯臺洋草
鳥匪船勾結于外逆匪巨盜乘機數亂于內卒得保守巖
疆危而獲安未煩內地一兵一矢者皆賴文武士民之力
也苟無以鼓舞而驅策之焉能致此哉况當時各路稟報
皆稱接仗計誘所獻夷囚礮械衣甲圖書旣驗屬實復有
綠營旗幟軍衣刀仗與浙江巡撫營官印文火藥道里數
冊確係騷擾內地之兵船其時夷焰方張蹂躪數省荼毒
我人民戕害我大將 朝廷屢有專征之命聞外曾無

告捷之師

宵旰憂勤忠良切齒郡中得破舟擒夷之

報咸額首稱慶謂海若効靈助我文武士民殲此醜類亟

當飛章入告上慰

九重焦憤之懷且以張我三軍挫

夷銳氣在事文武方賞勞之不暇豈爲鎮道不在行間功

不出已遂貶損其辭哉鎮道原奏皆據眾報彙敘未言鎮

道自爲卽文武稟報亦未沒士民所獲士民亦未有控文

武攘其功者怡督憲渡臺逮問鎮道成算早定一時郡兵

不服其勢洶洶鎮軍懼變親自巡循慰諭乃散翼日眾兵

猶人持香一炷赴 欽使行署泣懇而全臺士民遠近

奔赴僉呈爲鎮道申理者甚眾皆未邀夷案議敘之人也

雖怡督憲批不准行然皆已受其辭在案可稽則鎮道非

有冒功之心明矣雞籠夷舟到口二日後乃開礮我兵亦

開礮相持大安夷舟實爲漁人所悞擱淺兵民因以乘之

當時陳辭初非臆造詎夷就撫後追恨臺灣捨斬其人遍

張僞示以爲中華之辱莫甚于此計逐鎮道以快其私大

帥相繼糾參而臺灣冒功之獄成矣在諸公創鉅痛深以

爲甫得休息深懼再啟兵戎謀 國之意夫豈有他正
月二十五日怡憲渡臺至郡二十六日傳旨逮問以所訪
聞令鎮道具辭瑩與鎮軍熟計夷人強梁反覆今一切已
權宜區處膚愬之辭非口舌所能折辯鎮道不去而夷或
至必不能聽其所爲夷或別有邀求又煩 聖鑒大局
誠不可不顧也且愬出夷人若以爲誣夷必不肯服鎮道
天朝大臣不能與夷對質辱 國諸文武卽不以
爲功豈可更使獲咎失忠義之心惟有鎮道引咎而已蓋

夷未撫以前道在揚威勵士既撫之後道在息事安人鎮道受

恩深重事有乖違無所逃罪理則然也且上年十二月初三日鎮道見夷偽示當卽照錄具奏自請撤回查辦其摺在口守風聞怡憲已奉

旨渡臺乃追回會

鈔呈怡憲舟次繕摺猶存今以罪去誠乃本懷此所以具辭請罪也至于官民結稱並未接仗計誘者臺灣地本孤危眾恃鎮道壯其膽氣今鎮道獲咎委員復以危詞恫喝誰敢堅執以自取戾而致怨于夷乎此又情事之昭然者矣鎮道入都亦必如前請罪以完夷案惟憲臺有知己之感區區微衷若懷匿而去非所以對大君子夫世俗紛紛皆由功名富貴之念重則君臣道義之念輕耳胸無俗見不特進退坦然苟利社稷卽身家在所不計古有殺身成

仁毀家紓難者彼何人哉怡督憲不諫志士立身各有其品節以爲及此尙形強矯頗深責之不能辯也居常言臺灣鎮道奏事乃

國制也隔海文書往復不能尅期軍

中朝夕百變若事事請命則貽悞多矣雞籠獲夷之奏如常發驛奉

上殊諭嗣後夷事皆四百里奏報若獲勝

仗卽五百里大勝則六百里誠念切海外欲速知情事望捷書也

聖厯若此何敢復爲展轉耶初獲夷因泉州

沈守稱怡憲令解內地以易廈門瑩以夷船偏布海中解不能至徒爲所奪覆之憲意大拂以爲鎮道欲專其功而豈料遂有後來之事乎湖瑩至臺以來惟雲亭鍾公嶰筠鄧公麗泉魏公魯與顏公皆許以便宜不爲遙制憲臺則更手書謂在此必不掣肘未嘗不嘆大賢用心若合一轡

東溟文集卷之七終
今乃益知憲臺暨四公者洵古人不可及矣感念其何有極

東溟文集卷之七終

東溟文集卷之八

桐城姚瑩石甫著

再與方植之書

癸卯四月

年前接讀手書及論夷事文深爲歎息所論何嘗不中無如任事人少畏蕙者多必舍身家性命于度外真能得兵民心審事局之全察時勢之變復有強毅果敢之力乃可言之此非鹵莽輕躁所能濟事也雖有善策無幹濟之人奈之何哉今世所稱賢能矯矯者非書生則獄吏但可以治太平之民耳曉暢兵機才堪將帥日中未見其選也况局勢已成挽回更難爲力耶瑩五載臺灣枕戈籌餉練勇設防心殫力竭甫能保守危疆未至僨敗然舉世獲罪獨臺灣屢邀上賞已犯獨醒之戒鎮道受賞督撫無功又有

東坡文選卷之八
以小加大之嫌况以英夷之強黠不能得志于臺灣更爲
虐愬之辭恫喝諸帥逐鎮道以逞所欲江南閩中彈章相
繼大府銜 命渡臺逮問成見蚤定不容剖陳當此之
時夷爲原告大臣靡然從風斷非口舌能爭之事鎮道身
爲大員斷無曉曉申辨之理自當委曲以全大局至於臺
之兵民向所恃者鎮道在也鎮道得罪誰敢上抗大府外
結怨于凶夷乎委員迫取結狀多方恐嚇不得不遵于是
鎮道冒功之案成矣然臺之人固不謂然也始見鎮道逮
問精兵千人攘臂嗷呼其勢洶洶達鎮軍懼激變親自循
巡婉曲開譬眾兵乃痛哭投戈而罷士民復千百爲羣日
匍伏于大府行署紛紛僉呈申訴者凡數十起亦足見直
道自在人間也覆奏已上 天子聖明令解內審訊尋

釋 諭辭嚴厲中似猶有矜全之意或可邀未滅也委
員護解啟程當在五月中旬大局已壞鎮道又何足言但
願委身法吏從此永靖兵革以安吾民則大幸耳夫君子
之心當爲 國家宣力分憂保疆土而安黎庶不在一
身之榮辱也是非之辨何益于事古有毀家紓難殺身成
仁者彼獨非丈夫哉區區私衷惟鑒察焉儻追林鄧二公
相聚西域亦不寂寞或可乘暇讀書補身心未了之事豈
不美哉

又與方植之書 癸卯五月

昨又得本年四月書及大著知近於義理之功進詣益粹
密李畏吾洵爲過說已寥寥宇宙可與證此事者復幾人
哉翁年七十有二生平未嘗處一順境鑑以磨而愈光金

以鍊而益堅是天之所以生翁者原不在窮通得失而非盡歷奇窮拂逆恐用功不能若是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世豈有不盡其心而能遂知其性者乎人性空虛一無所有而無時不有其所發端惟在一心能自觀心自可見性此本一物初非有二然心有明昧動靜之殊性無明昧動靜之別則又微有不同告子以知覺運動爲性固非然非知覺運動亦無以見性譬如太極非陰陽不見而不可執陰陽爲太極也陰陽有盡太極無盡心有起滅性無起滅然則心者其性之奴乎翁其爲我證明之來教甚夥尙容細玩瑩現所處人皆以爲患難瑩曰非也患者利害得失之謂難者困窮阨塞之事此皆外物無與于己譬如風雨晦明其時則然而非我事今以夷之狡譎脅諸懦帥上欺朝廷時方議撫不值以此事再啟兵戎 國

家一切寬大以容爲人臣子仰體

聖懷以全大局非

一身之利害得失亦非一身之困窮阨塞也前在臺灣寢饋不遑以治軍事若以今日息肩較之則甚暇逸於吾一身初無毫末之損豈以爲害乎人情耿耿不能已者徒以一官耳瑩之得失豈在一官耶然此心有不能愬然無恨者則天下之憂此卽翁不憂一身而悲憤時事之意云爾頃有和家庚甫叔及馬元伯見寄詩同近作鈔爲一册寄歸家中翁覽之可以見其情緒也餘不多及五月二十二日延平舟中

與光律原書 癸卯五月

隔海道遠軍事倥偬不欲以塵俗之辭上溷清高然彼此

消息里中人往來無時不相通也吾兄志趣高曠意在物
外信神僊中人不可及矣弟不自揣妄意濟世利人增繳
網羅皆自離之夫復何尤生平多歷崎嶇惟氣未衰耳頃
以海外孤危內撫不靖之亂民外攘憑陵之夷寇調輯文
武訓勵士民幸眾志成城亂民數起皆以時討平之夷五
犯臺灣不得一利兩擊走一潛遁兩破其舟捨其眾而斬
之冀以上振 國威下雪眾恥庶幾不負所志而江浙
閩粵四省事勢已壞夷不得志於臺灣乃詭辭膚愬悃喝
四省大帥脅令上 聞抵鎮道罪復有甘心爲夷作證
者 聞帥以臺灣功不已出久有噦言又恨前索夷囚
不予及奉查辦之 命遂迫脅無知取具結狀以實夷
言弟與鎮軍惟有引咎而已臺中士民數千赴大帥爲鎮

道申理懼犯眾怒陽許人奏竟匿之今已就逮北上對簿
雖曰時事乖迕然不惜微軀以全大局紆 國家之難

亦其志也夫何憾焉獨念以 天朝全盛之力絀于數

萬里外之醜夷失人心傷 國體竟至不可收拾是不

能無恨耳聞吾兄去歲助劉世兄葬孟塗夫婦洵可慰亡

友矣弟嚮在荊州假二百金原約爲助孟塗之子已全予

之寶君賜也植翁老而愈窮其見道愈篤言義理甚粹密

右進元明諸儒者其書可寶也弟每歲以百金資其薪水

今茲不能未審兄能爲謀否吳正翁杖履無恙耶廸先亡

其家不能無累老翁吾鄉典型猶在此老豈必以文章稱

耶六驥撰桐舊集未竣而歿聞兄與小眉卒其業已成否

其遺集亦我輩事也得兄整理排次付之剞劂豈非大妙

東漢文後集卷之八
弟不得辦此負亡友矣五月二十二日延平舟中

與潘河帥書 癸卯七月

兩閒一積氣也氣有正不能無邪聖人扶正抑邪乾以之清坤以之甯故配天地爲三才太平之世正氣常伸邪氣常伏君子猶懼邪氣之潛進也時有履霜之憂矧世方多故陰陽相爭邪氣競進正氣所存幾於不振矣苟無人焉出全力扶持而振起之乾坤不其毀歟正氣者其人公而無私計一國不計一家爲天下不爲一身人能忘其身家以爲國而至天下氣之正孰大乎是此乾坤正氣集所由粹而行之不可緩也是集也其人皆忠孝節義身際艱難不貪富貴殺身成仁見其事咨嗟而涕泗聞其風感奮而興起世之媚嫉姦佞諂苟且陰狠詐僞者流對之泚然內媿可潛消其邪慝之心邪心消則其氣沮正氣自申而綱常名教可扶乾坤定矣人雖至不肖未有肯自承爲小人者也惟富貴名利之念重則媚嫉之念生自彼觀之誠有見於君子正人之可惡者以君子正人所爲不便於己也旣惡之矣則凡有可以短之陷之與不利於君子正人者罔不爲之故君子目小人爲邪小人亦目君子爲邪惟私欲之盛有以陷溺其心也乾坤正氣集成則如立照膽之鏡使自窺之毋庸與辯而良心油然而生有功於世甚大刻而行之固可緩乎道光十八年瑩過吳門時旣刻史忠正集已屬顧君湘洲刻左忠毅集知其家藏前代忠義諸公遺集甚多屬爲目錄考其卷次上起離騷下逮國初編爲乾坤正氣集約至臺灣籌資乃軍事疊興所願

東坡先生集卷之八
五
不果殊以爲憾今再過吳左忠毅集已刻成而正氣集未
舉湘洲先取諸公遺詩編爲十二卷刻之計文集全書五
百數十卷非三千金不辦芸閣先生如能留意成之天下
幸甚

與朱伯韓侍御書

伯韓仁兄閣下都門相識於患難之中懷抱略抒益欽風
義又得諸君子一時萃聚誠爲吾道不孤自非 聖明
在上曷克有此欣賞既極彌增感歎吾兄以上哲之資樹
特立之操文章氣節一秉堅貞而拳拳於友朋生死患難
之際始終不二尤足感人心脾以此益信必不負 國
也若乃伯言高文廉傑力振一時位西研道醕遂志追千
載海秋之才拓古今頌南之誠貫金石廣堂之宏敏任事
子貞之淵懿植行湘颿英爽鶴田貞純少鶴矯矯而銳才
翰巨恢恢而抗志此皆邁古爲期不失其守洵吾黨之傑
也今得同時豈非幸耶瑩抵里爲老友方植之馬元伯光
律原言之亦夫嘗不神往也亨甫之樞與瑩同日到桐城
僦僧舍止之遣人先送五十金於其家召其子來今年二
月初至桐以所存衣物並五百金面交不勝哀痛其子甚
樸誠攜亨甫家存詩文雜稿頗富悉交瑩藏貯攜至蜀中
暇爲編校以五十金付伊往清江善遣其妾且致書亨甫
之友孔宥潘司馬及譚菊農事竣仍來桐城以其喪歸瑩
不能待送卽以三月十一日啟程由大江入蜀約午月墜
後可至成都手肅候問起居伏惟珍重三月九日姚瑩頓
首

與余小頗書 乙巳二月

昨過雅州又得一夕談承教爲商出處之宜感何可言區區之愚特不欲有所負非有所貪也嘗念五倫中惟父子兄弟夫婦不言報施若君臣朋友則有視所施爲報者矣大義人人所同施者有殊斯報者愈不可不重古人一言知己感之終身或千金報一飯誠以所入者深也居嘗歎士大夫及世太平爭取通顯一旦有事卽思爲潔身之計何其薄耶漢二疏辭官歸里所謂知足不辱者也然其言曰今仕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是其所爲足者不過宦成名立而已不亦鄙乎明儒薛方山非之曰二疏位爲師傅責在輔養太子顧以宦成名立爲榮後悔爲懼其自爲謀則得矣如吾君太子何斯言非苛二疏也君臣大倫不可以欲潔其身而亂之也夫不有身爲貴卿三已之不愠者乎又不有身爲小官三黜之不去者乎又不有身遭放逐九死未悔者乎如二疏是則此三子者豈皆非歟抑此固有兩義當各行其是歟瑩自通籍以來三見黜矣前者爲貧欲得微祿養親亦思有所樹立以太臣薦遂受知遇臺灣力守所以報也英夷之獄議和諸帥皆欲甘心鎮道以謝夷人賴 上仁明供辭甫上立出之獄復予官使避夷入蜀此豈尋常恩遇哉所如不合則命爲之非 上意也固不得以此遂忘其大夫臣子用心不必求知于君父要當自盡其道孤行其志儻竟不及報而復以黜退或衰病也吾心亦可無負矣官有高卑如子有長幼子不以長幼異性臣豈以高卑易守哉前日而言未

東坡先生集卷之八
盡故卒陳之云爾伯言爲海秋墓誌銘誠佳然似未盡海
秋伊但以文章論耳二人交淺宜不深知瑩道中更作一
信足下以爲何如儻致京師俾知海秋者見之甚善也此
閒小駐旬日卽出關西行不具

復薦青一兄書

丙午四月

頃自察木多回成都得前冬月書聞青海黑錯寺進兵首
輔奏對達都統事因及瑩在臺灣部署之善具徵敷奏之
美良深歎服某公於瑩意似厚然感之而不敢謝也憶前
出獄時某公親詣吾兄告以弟事深致殷勤比有勸往謁
謝者而不敢蓋某公尊貴義在 國家不容私謝也瑩
時未有受職之嫌猶不敢謁謝况今日乎生平不爲詭激
而常欲以義自持相國潘公尙書祁公皆十數年前舊識

也及有事則不往祁公與有姻故承枉顧答以

獲咎之人於義不當干謁祁公深然之舊相國蕭山陽公
嘗屬朱朶山大司馬仁和許公嘗屬吾兄皆欲一相見而
自揆不可冢宰陳公大宗伯祝公總憲魏公倉督楊公皆
以同年同鄉置酒相召然入蜀後未嘗以一書通問豈不
知獲咎於諸公以此爲人所深訝哉禮曰君子愛人以德
孟子曰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士大夫守身當如處子若妾
有干謁是妾以身事人矣愧無古人高潔之行伏處邱園
而浮沈外吏數見黜辱已自傷矣然思柳下惠三爲士師
陳仲弓爲太邱長皆不恥之猶可以古人自解也若無一
日之故無官守之責奔走顯貴之門則何爲乎張安世王
子明古之名相也張以引荐之人私謁爲恨王以張師德

三及其門爲惜蓋古大人鉅公爲國進賢不爲私惠不欲人之干謁以示大公其自愛愛人如此瑩雖不敏何敢不愛其身復不以古大臣之義愛諸公乎昔在嘉慶中未仕嘗見知于山陽汪文端公以爲眾鳥啁啾獨見孤鳳生平知己未有如公者也然錢唐一見後卒不復通一書後公大用益以自遠有問者瑩答云公之知我以爲賢也若因此時時自見則烏在其能賢乎要當勉自樹立俾知我者無失言之悔耳豈在尺書通問哉數十年中此心未嘗不如一日也故竊欲報諸公之愛莫如以古大臣敬愛諸公而不嫌其自爲疏遠也若必以通謁爲敬則作吏三十年所事郡守及督撫監司眾矣其閱豈必盡賢哉然而屬長之禮未嘗敢闕蓋分有當循而義則有在焉耳都下諸公儻見怪問幸以此意白之

復光律原書

里中人至奉八月書知竹虛攜函已達起居無恙近抱曾孫著述益闋富而自執謙約以爲文僅如羅鄂州詩僅能如許丁卯筆記步趨沈洪後塵可謂深情雅韻使人意遠者矣閣下晚年諸作未得盡讀就所自信者如此豈易及哉承諭植翁近注佛書以爲橫決不當至此欲瑩嗣與翁書當鞭辟近裏具微愛翁之深教瑩之切君言是也吾人從事六經猶多未暇何必張皇異教植翁此書不作亦可朱子注參同契猶爲人口實况佛書乎瑩前在里中翁嘗言及亦未索觀其書竊謂釋氏與老莊有同有異其同處在收心返觀淨靜爲體以制羣動其異處則不免索隱行

怪然其觀心之法實能體勘種種偏私傲辟嫉妬忿狠詔媚貢高矜已慢人損物自利一切貪嗔妄見切中隱微士大夫終日儒行者多護己非其自訟之誠或未能逮也雖其深妙之義不出吾教而所行堅忍則有不止於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恐亦未可厚非特中庸所云知者過之耳果能如其推勘私心毫無已見亦何害于人耶世俗崇奉彼教多悚于禍福死生之說固鄙陋可嗤若上智不以禍福死生爲念者往往亦喜觀之故程朱大儒皆嘗從事惟能透過此關所以爲程朱也植翁豈猶未能透過耶乃其大義則皆以吾儒義理折衷彼教溯源指歸一以實爲深破自來說佛者之謬妄亦足多矣天下道理必窮極研深求其真是庸聞淺說空爭門面固非卽有一毫未徹亦終信不過所以朱子哭陸子惜其帶去許多骨突道理也堂生平不奉佛而佛書大概觀之懼世人怵于禍福死生舍吾儒而從事也故康輶紀行一書以所親歷考証所聞爲天下明切言之俾知詭異之言不足驚異然後反求身心倫理不爲禍福死生所奪正人倫物理閒所當有事非馳心域外之言也閣下未見全書而疑之不亦宜乎昨以全書稿本寄回植翁見之當有水火相濟之益似不致以水濟水耳且吾之爲此書也更自有義蓋時至今日海外諸夷侵凌中國甚矣沿海數省旣遭蹂躪大將教出失地喪師卒以千萬取和至今海疆大吏受其侮辱而不敢較天主邪教明禁已久一旦爲所挾而復開其他可駭可恥之事書契以來所未有也忠義之士莫不痛心疾

首日夕憤恨思珍滅醜虜捍我王疆以正人心以清污穢豈可以身幸不在海隅遂苟且目前爲一身之私計已乎夫海夷之技未有大勝于中國也其情形地勢且犯兵家大忌然而所至望風披靡者何也正由中國書生狃于不勤遠畧海外事勢夷情平日置之不講故一旦海舶猝來驚若鬼神畏如雷霆夫是以債敗至此耳旣震其積威復申之以邪教幾何其不胥中國而淪于鬼魅乎自古兵法先審敵情未有知己知彼而不勝曠曠從事而不敗者也英吉利佛蘭西米利堅皆在西洋之極去中國五萬里中國地利人事彼日夕探習者已數十年無不知之而吾中國曾無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勝負之數已較然矣澳門夷人至于著書笑中國無人留心海外

宜其輕中國而敢肆猖獗也瑩實痛心故自嘉慶年間購求異域之書究其情事近歲始得其全于海外諸洋有名大國與夫天主教回教佛教一一攷其事實作爲圖說著之于書正告天下欲吾中國童叟皆習見習聞知彼虛實然後徐籌制夷之策是誠喋血飲恨而爲此書冀雪中國之恥重邊海之防免胥淪于鬼蜮豈得已哉來教以爲司馬氏之奇偉第就域內之人事倫理求之非馳心海外及未來之千百年後意若責瑩爲矜奇眩異駭人耳目者嗟呼此浮薄庸妄子所爲耳瑩雖不肖何致淺陋若此哉古今時勢不同當務爲亟今日事勢可憂可懼如此似不宜守拘墟之見猶以覆轍爲美談也嗟呼瑩一生崎嶇挫折不肯趨倚權貴不肯嬖阿隨俗當患難出獄之際諸顯要

貴公欲一過其門而不肯往其不通曉世故如此宜所如之不合矣蜀中舊例有大不韙者則罰以藏差瑩徒以不能善事貴公而得是役且一再罰之不已此全蜀之人所共知也沈困阨塞之中鴉不變音老而彌篤作爲是書皆中正平實爲歸初非有怨憤不平如司馬氏之意存誹謗而斤斤以人心世道爲憂皦如白日自謂宜無惡于君子乃閣下不以爲然豈亦閔其困而思救之且以爲處世道當爾耶三復來教敢不以爲韋弦之佩乎丙午大寒日

與王方伯言藏差公費書 丙午十月

昨以奉使乍雅領用公費遵例造冊請銷謹聆覆函不勝惶悚似闇昧愚衷事情始末未蒙諒于大憲也伏念再三以用喟歎敬爲憲臺陳之瑩以獲咎之人待罪蜀中固惟

謹責是懼何有寵利之思誠以家無長業服官逾三十年沈淪下吏久之中遭多故顛連厄塞在官十八年耳辛卯至江南連任武進元和二邑代完前叅令虧空疏濬孟此三河大工供應豫陝官兵往來本境又值承辦災漕以草負官銀數萬淮南監掣三年再護運符兼以稱貸始償逾半臺道六載所償無幾蓋海外反側之地兩平內寇五挫強夷兵事未嘗休息不能顧其私也逮事甫平卽爲夷譟懇劾赴 詔獄仰賴 聖明鑒其無罪復予一官至蜀此誠不世之遭也而自海外檻車入都七千餘里其困頓顛連之狀有不可勝言者矣夫宦海升沈不測雖庸人經涉此險猶將廢然思退矧素淡榮利粗有知識者行年六十尙何戀此區區耶徒以 君恩不可負身累未能

償是以忝顏至此甘困辱而不辭也方至成都一無所將
徒手晉謁大憲嘗問憲臺諭曰無妨初見大憲諭奉

上命以直隸知州補用乍雅事入奏猶稱候補同知既乃
改補府屬蓬州誠不知所由憲台嘗傳節相言面詢願否
瑩對以權衡在上小吏何敢擇官遵循一無異言亦可明
其非不安義命者矣無故降官尙不校量豈爭微利乎爾
胡圖克圖事旣不振以兵威又不俯納所言稍壯聲勢欲
徒以口舌空言折服候補小官力何能濟此諸公所共知
也奉檄後入謁節相曰汝素稱能辦大事此小事當不足
辦也我則思之爛熟實無辦法大憲之言如此小吏復何
言乎王椿源之赴乍雅也予公費五千金添委瑞守復予
千二百金及瑩之行僅予千二百金憲臺知其不足告瑞

守使釀二千金爲津貼司庫先假成行俟收集還款迨後
僅收千餘金還庫尙欠千金許瑩事後至本任措還竊念
所予千二百金憲臺已奉院批准及瑩自裏塘回省節相
參摘頂戴使從宣守復往三委員同日稟辭瑩以前領公
費爲言節相曰汝所領用可自報銷此宣守丁倅所共聞
又嘗以白憲臺者也是此費准銷又有明諭矣茲聞節相
謂辦理未善前領公費不准報銷惟與丁倅同領之二千
金准各銷一千再三尋釋豈以後案不善耶則固已奏明
非委員辦理不善矣若謂前次折回不善則先旣參摘頂
戴繼復請交部議矣或恐全省事繁節相前言偶忘之耳
誠使瑩稍能籌措何惜此千二百金無如江南負累甚重
裏塘察木多兩次往返萬里所費不止五千金僅予公費

二千尚不及半現未還憲庫一千及借打箭鑪廳庫除用
口外賈人貨價又千數百金尙未知所出若更令承繳此
費憲台當亦知其不能勝也強使承之恐上納無時又滋
罪戾切實陳情伏惟裁察

書上方伯憮然未答以擢撫山西去移交署方伯劉
燕亭廉訪查案准銷借款免繳

與馮編修書

敬亭太史仁兄孝履無恙丙午之夏從燕亭廉訪所得前
歲計書知有太宜人諱以誌銘事屬瑩情詞懇惻不敢
辭比使西域甫歸受檄之遼州事方煩冗不及覆頌聞
定乃謹撰爲之未識遂可用否承詢尊翁現存篆蓋似宜
有別塋按古以碑文著人之美示後世者始自蔡邕皆表

于墓道外若墓中有誌則齊王儉云石誌不出禮典起宋
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石誌蓋懼陵谷變遷埋石爲誌墜
中俾後人知而改葬之也婦人墓誌始見任昉爲劉先生
夫人墓誌第美其相佐夫子不及家世唐張說蘇頌所作
尤多杜子美爲萬年縣君杜氏及范陽太君盧氏二墓誌
于其世系行事及夫子爵里尤詳皆綴銘辭昌黎集中婦
人墓壙之文凡九篇亦詳夫若子本人世姓爵里然大抵
皆夫已沒之文未有先夫沒者宜來示有疑題蓋之別也
竊推尋禮義喪葬之事有從死者有從生者禮父在子爲
母服期此屈于所尊不二之義也蓋服乃生者之事故從
生者若葬事則當從死者經文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
夫祭以士是也墓誌銘乃葬事宜從死者雖在婦人豈以

夫猶在而厭之哉誌銘之作皆從死者于題蓋何嫌焉此事本非禮經可以比附得之鄙意如此更求明禮者詳之可乎

謝陳子農送重刻遜志齋集書

子農年大兄閣下月十三日奉惠書併遜志齋集新刻如獲琪璧球琳閣下宦跡所在尋求曩哲之遺徽復興前人之嘉績前年成都一談至今耿耿不意冠蓋塵勞中得此芬淑且在同年中也今正友人陳息凡曾以此書見貽云閣下重梓板存成都將廣其行已歎君子用心誠不可及又疑善舉如此何以年來通書未蒙道及今果專役遠惠之喜何如也 本朝書籍之盛遠邁前代人才學問文章皆甚盛獨氣節之士靡焉非無人也在上諸公未有能

提唱而振作次在下君子復未能推明而宏宣之也處則埋頭舉業出則馳逐利祿拾青紫致通顯而莫究其所由其賢者或以事功學問文章自著于一時若夫忠孝氣節之行罕能卓然自立即有其人而子居塊處方眾怪之且誹笑之未有講明此事者夫天理未嘗不在人心也今欲使此事彰明大昌于天下則莫如舉前代忠孝氣節之人其生平所爲文章事業載見書冊者重刊而廣布之俾家有其書披覽尋求動其固有之良有志者皐然奮興益堅其志不肖者亦有以生其愧恥而所自立此其爲功于人心世道豈淺鮮哉瑩在江南嘗欲搜求周秦以逮明季忠烈名賢遺集盡刻之爲乾坤正氣集已刻左忠毅史忠正二集存其板于吳門旋爲英夷事不果癸卯過淮以告

河帥潘公潘公欣然許肩其事瑩復荐有名諸生可任訪
抄校刻者七人潘公皆厚幣延訂開局揚州未知今已成
否前歲來蜀見陳息凡刻張南軒文集同論孟講義于綿
竹今又見閣下刻正學先生此集于成都德之不孤于茲
益信意者氣運其將有開乎

聖主仁明勤政接見大

小臣工寒暑無閒大權不移虛心采納屢容直言敢諫之
士仕宦草澤中復得徧讀此等名教氣節之書必有奮然
感發上報

國家下勵風俗者豈獨子農之喜抑亦天

下之幸也謹申謝弟前使西藏有康輶紀行十六卷頗詳
西域山川疆域與英夷馬頭之在印度與後藏接界者因
乍雅前後藏而推及廓爾喀披楞五印度以至佛蘭西英
吉利彌利堅西洋有名諸國因兩胡圖克圖而推及達賴

刺麻班禪額爾德尼黃教紅教以至諸國回教歐邏巴之
天主教計其源流支派情形地勢考證而辨明之繪爲圖
說并雜論古今人物學問文章政治之利病得失孤遠小
臣負天國厚恩無能裨益思欲以管窺孔見聊備控馭
遐荒及風俗人心之一助云爾甫寫清本未能付梓儻異
時刻成再以奉教

候林制軍書 丁未六月

甲辰之秋有前平遠州李牧赴京過陝曾具一啟託鏡源
世兄附寄伊犁敬候起居李牧回蜀詢云已確交而不得
鏡源覆書未審果入尊覽否乙巳冬在察木多將返聞有
京卿內召之 命喜而賦詩嗣後疊聞籌辦黑錯寺蕃
功成還撫關中洵慰天下之望今移節滇黔道出成都而

瑩奉職之地僻遠得信最遲不及一謁深爲悵歎然古人敬愛之誠雖千載之後萬里之外如其晨夕不在區區謁候想亦所深諒也瑩生平遠適仕途自由命定而兢兢自求惟一義字以此內權行止外接事物稍有得力雖艱厄多端庶不自失其性通塞毀譽一切聽之特時爲江南舊累蜀中新適所苦愧無以償之耳幸官卑事簡稍得以暇讀書于役兩年成康輶紀行十數卷紀所歷山川風俗人物雜論古今學術文章政事因考達賴班禪黃紅教而及天主教回教之源流是非明辨之以防人心陷溺之漸因考前後藏而及五印度西域諸國以及西洋英吉利佛蘭西彌利堅之疆域情事詳著之以備中國撫馭之宜數十年來所未了然者復因魏默深之書得聞粵中尊譯歐羅巴人四州志知其大槩惜未見原書未審有刊本可得否瑩亦有英夷圖書數種苦無翻譯之人徒藏笥中而已安得善譯者一考校之耶滇蜀皆接藏地藏外卽廓夷其部落東接緬甸西接毗楞毗楞卽英夷所得東印度地與後藏僅隔哲孟雄一部哲孟雄卽廓夷屬也毗哲中界一山頗險阻近爲英所據屯兵其上哲部不敢較英可長驅入藏矣蜀中英烟最多皆從此入藏而入蜀下長江也上冬英求通藏市蓋其窺藏之心久矣廓夷本與英有隙欲報之庚子辛丑閒聞英初擾粵中求天朝助之兵餉往攻其巢當時執事者不悉地形兵事拒其所請及英大擾閩浙江南廓夷乃自乘虛襲之大勝英自閩浙抽兵回救不及乃以所得于我之物賂之贖所虜掠以和廓夷由此

怨我而驕益形輕慢藉上次貢使不返爲詞本年貢期延不遣使大約藏中尙費周折耳瑩戢影山城久甘緘默知忠蓋之懷下車必勤咨訪滇藏唇齒故敢告以所聞若滇中漢回之事則旌麾所蒞必已望風革面悉就撫綏不足重煩大區畫矣

與朱伯韓書

去歲再得惠書知狀見邸抄知復時有論列

聖明非不見知而未轉一科何耶陳頌南竟爲人所累降官南歸誠可惜蓋爲 國家惜非爲頌南也頌南人已自存于世豈在一官之得失哉其所受過乃不知同官有所私未能依例阻止此公過也例得抵銷而竟實降如日月之食于頌南何傷乎嘗歎世人于去就之間多未深究

其義習見鄙夫貪冒無已之可恥而深羨知足之不辱也于是名利旣得卽善計自全以云矯末俗遠危害可矣究亦巧于患失耳非古大人之義也仕宦不問是非但計利害充其心將何所不至耶生平頗笑二疏宦成名立四字以爲此老胸中鄙俗而近世達官善爲身家計者輒引以鳴高眾亦從而和之恐古人之義不如是也古人不事王侯始終皆然故爲高尚豈在富貴旣得之後乎惟小臣祿薄恩淺進退可以裕如否則不可以負况嘗爲顯宦而陽援知足之名陰爲全身之計可乎瑩在京師日頌南見語有勸其蚤退免爲人中傷者余曰知矣而未爲仁君甫言事幾蹈不測幸 聖明特用其言且以爲伉直君臣之義若此奈何爲世俗之計耶頌南深以爲然今日之去可

謂不負心矣閣下以爲何如瑩自察本多回卽至蓬州已一年矣蜀固多事猥夷囑匪深爲民患蓬州尙無之而有城市山林之樂謫官于此亦復何負寒士歸家不過求一山長自養耳此不愈于山長耶惟心有不欲負而力不從心者甚多則無如之何耳亨甫詩文全集鈔猶未竣非三百金不能付梓蓬州何能辦此耶其世兄亦在此云前攜回之五百金已爲債家逼去大半罕有存餘可歎也前爲海秋及亨甫作傳今同近作詩文各鈔一冊在家兄廬青處囑送覽亦可知瑩蜀中情事餘不多及道光丁未八月廿日

再與梅伯言書 丁未八月

入蜀後僅一致書而相念之情則未嘗一日去懷也著作文章想更宏富閣下蚤歲志在有爲旣而專功文章惜翁後異之往矣今海內茲事舍閣下其誰屬耶然文之至者固皆深明于天人事物之理與夫古今學術人才政治是非得失之故宏通精實蓄之旣深且久然後提要鉤元無所不當此古大家之文所以異於世俗浮淺之作也異之文精矣而惜其未宏意者其在閣下乎虞伯生宋潛溪雖未及古作者猶能自著一代况不甘爲虞宋者哉瑩於此事未能深用功力固自愧其家學矣蓬州受事經年地僻事簡不啻山居之樂造物于我果何負哉身世所遭則有義命非人所能爲年逾耳順此中甯尙有未豁然者乎聖人云君子不憂不懼又云作易者其有憂患合而觀之可以得其會通矣久別無可言者輒鈔近歲詩及雜文各

一册由薦青家兄轉致閣下觀之可知其在蜀情事也閣下在部已久補缺之期當近長安居甚不易秋氣已深伏惟珍重不具

與余小坡言西事書

久不奉書通問而雅度縈懷未嘗時釋也榮篆一年按部廣遠糾察屬吏綏撫民彝必有切時宜而振聾瞶者嘉猷可得聞乎瑩待罪山城循分戢影幸僻陋之區人近質樸尙易爲理得以其暇稍事筆墨康輶紀行一書大爲修整去其煩蕪而增訂後藏外五印度諸國及西洋英吉利彌利堅佛蘭西諸夷地制情形與英廓二夷通接後藏之要隘凡諸國佛教回教天主教源流支派詳考而辨論之復繪圖于卷末蓋自古名賢皆恐世主侈情務遠騷中國而

事外夷故深拒夷事不講明成祖宣宗屢使通洋取其圖說藏在職方而世未之見雖有學士通識亦第講求塞下形勢而已今昔不同豈可置之無怪外夷交侵羣相驚畏而莫知所措也此豈深心世務所以撫御遐荒者哉夫今日時勢雖庸人亦知不可有事戎兵矣瑩爲此書蓋惜前人之悞欲吾中國稍習夷事以求撫馭之方耳非侈新異欲貪四夷之功也英夷及西洋人士每笑中國無人留心海外事者其笑固宜有志之士烏可不一雪此言哉然而舉世諱言之一魏默深獨能著書詳求其說已犯諸公之忌瑩以獲咎之人顧不知忌諱耶特不忍自負其心冀中國有人一雪所恥耳閣下其謂之何乍雅梗道有 旨川藏會議大府欲瑩與胡觀察往終其事然藏中來議固

謂內地勿再委員但調諸部夷兵恫喝之復厚備賞物而專以夷目往辦矣以此免行近聞英夷求通藏市而廓爾喀復求助餉以擊英夷否則降英蓋二夷已和英夷之披楞與後藏僅隔哲孟雄一小部落哲孟雄者廓夷之屬也英夷窺藏蓄心已久昔吾以廓夷爲藩籬今廓夷既有二心而哲孟雄介隔披楞之險阻近又爲英夷所據勢可長驅入藏廓夷自知不敵而與連和其爲患于藏者不已迫乎腹內亦自不安奈何道路傳聞可駭僻處山城不知近日情事閣下能以所聞見示一二否耶

復卜貞甫書

貞甫足下首夏得去歲九月書暨抄文二首深見賢者之志與所以爲人大抵器識卓越論議宏正而忠義之誠溢于文字之表文亦恢暢沈雄彷彿劉子政蘇長公遺意將來成就甚大不可以文士待足下也所謂人才爲天下之本廉恥爲人才之本者豈不深中近時之弊哉自古一功一事足以震動一世不少其人而不可謂之才者由不知廉恥自持致陷不義得罪于天下良可惜也或有少負俗累而中年發憤卒能自致非常之節業者亦由廉恥之存故能終振其材能所濟國家賴之以安天下人心賴之以定風俗賴之以純卽或抱志沒身而其人已自能立于天地閒猶足以風百世此千古人品邪正之所以分世道汚隆治亂之所出辨也足下所學所志豈非豪傑之士乎少穆先生見書必有刮目于尋常之外者矣僕于古人何敢妄幾特生平爲人爲文不欲自負其心粗爲有志耳來書

乃以王文成見勛其不使人駭汗耶重承辱愛輒抄近日雜文數首奉寄可略知鄙意之所在不足言文也足下劍氣珠光必不能掩當卽脫穎而出異日大搃所抱宏濟甚遠僕老矣猶能拭目于蠶叢巴熨閒也丁未重九後五日

復王守靜書

去歲有自常州來者持足下書懃懇誦擊欲得僕一言揚尊甫之盛德將傳諸後愧不能任也久之未復頃復有人以書至重申前請且云尙有一書未達足下所以表揚先人之意篤矣而辭益迫嗟乎僕一遠謫待罪之人耳足下思揚其先宜就顯盛于時者爲之何獨數千里外拳拳於僕哉且有吳仲倫爲之傳李申者爲之碑朱滄湄爲之銘惴予居爲之書後闢揚備矣於法亦無可更言無已則有

一焉孔子之教人也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古之君子皆以門內爲先惟求此心之安不爲驚世絕俗之事以求聞於人也自文章之士每假人以自高其文凡庸言庸行輒厭之爲不足道此文士見耳豈古人所以自爲之意哉尊甫生平行事庶幾父母昆弟無閒言矣或以是爲庸行略之烏知孔子所以稱閔子者不過如是哉或又以世營業賈爲諱是亦不然賈而賢不更愈于儒而賢乎尊甫自爲詩云中夜無妨質鬼神信斯言也儒者之盛奚以加焉此僕之所以欽欽于尊甫也意者其古之人歟旣感足下意念之篤讀諸君文又得足下好學爲文越乎流俗之美是不可終無復也請以此言附諸君文後報足下之意道光二十七年冬至後十二日

又與梅伯言書

歲內一書屬陳子農大令攜至京師聞尙未成行想新歲起居定增勝也瑩待罪蓬州本擬三年然後告歸詎藏中有調辦糧台之請蓋後藏外接披楞卽英夷孟加刺之屬部也披楞又名噶里噶達孟加刺又名第里巴察與後藏之阿里皆古東印度地英旣占東南中三印度之半思進窺後藏久矣昔賴廓爾喀之小部落哲孟雄大山所阻山極險僅通一羊行近年此山爲英所據開山通道可以長驅入藏又廓夷與英連和心輕中國不肯爲我藩籬藏失其險復無屏翰英遂有通市藏中之謀

朝議已許之使斌少寇出鎮經理藏事少寇請瑩爲助殊不知瑩爲英所深讎斷不能預和市英必藉口稱丈大臣以邊事歸罪惟有受誅而已 國家旣無毫末之補而徒有大損豈人臣忠於謀國之義哉又無人計此爲上言者少寇已亡大府亦不欲瑩此行自念老病陳情開缺回籍卽于二月三日卸事矣公私累殊甚設法摒擋未知濟否儻能于川水未盛前登舟何幸如之桐城債負擬鬻薄產以償更於近地覓一書院爲活或可得乎閣下見藏奏必念輒佈區區不具

復陸次山論文書

來教欲僕爲大集作序意在取義論文循其塗軌以進於成就足下之言美矣顧僕何足以序足下之文哉然不敢負諂諂再三之意無已則以所聞於先正者略言其要可乎夫文無所謂古今也就其雅馴高潔根柢深厚關世道

而不害人心者爲之可觀可誦則古矣非是而急求華言以悅世人好譽爲之雖工斯不免俗耳唐以前論文之言如曹子桓典論陸士衡文賦虞摯文章流別劉彥和文心雕龍非不精美然取韓昌黎柳子厚李習之諸人論文之言觀之則彼猶俗諦此未易爲淺人道也大抵才學識三者先立其本然後講求于格律聲色神理氣味八者以爲其用而尤以絕嗜欲澹榮利盪滌其心志無一毫世俗之見干乎其中多讀書而久久爲之自有獨得非歲月旦夕所可幾也僕之所聞如是而已近代方望溪最善此事其言以義法爲主雖非文章之極詣然塗軌莫正于此足下天才旣美讀書復多循此塗軌求之更進以家借翁之說必有深得于出入離合之間者矣僕烏足以測其所至哉

易傳曰修辭立其誠書曰辭術體要詩曰無易由言論語曰君子一言以爲知是皆論文之要也願深味之異時集成付刻或卽以此書列其首亦無不可者戊申三月

東漢文後集卷之八終

東漢文後集卷之九

桐城姚瑩石甫著

贈汪孟慈序 丙申九月

孟慈爲戶部郎官且十年數建大計以伉直聞其言多深
 中事情執政施行天下未嘗不稱便也中以憂歸數年益
 究心東南事既服闋將之京師乞言於其友人姚瑩瑩應
 之曰子南人也而官戶部地方之疾疢 國計之盈虛
 皆知之矣奚事余言然竊怪以今 天子之明聖宰相
 公卿與督撫大吏之賢而中外議論時有異同者豈非上
 下之情猶有未盡通而吏民之隱痛猶有未盡達者乎
 國家比歲以來西逆投首楚粵開頑苗盜賊再勤師旅
 災荒彌於七省度支固不能無絀矣而海塘河工歲侈動

輒數百萬不得已而有籌備之例論者皆謂與其外籌曷
若求諸常賦常賦之大者則莫如地丁漕鹽以故征責稍
急焉三吳數歉賑撫未已而壬辰猶運全漕復附運截漕
米二十餘萬癸巳秋災漕尙百十餘萬焉兩淮鹽法敝壞
之後改弦更張不及四年而上入稅課年皆三百數十萬
兩帶納舊逋又數十萬運庫久罄一旦積存至三百餘萬
此皆畢大吏之智能極下吏之喘息而竭膏閭之脂膏者
也三吳古稱財賦之區然八府四州幅幘不及千里而上
供恆倍數省定制凡直省賦稅銀五千四百四十五萬七
千五百九十五兩而江蘇兩藩司地丁三百九十九萬八
百餘兩漕項六十一萬二千三百餘兩兩淮鹽課雜費三
百二十二萬又帑息七十餘萬上海滄擊龍江揚州淮安

關稅一百一十四萬六千九百餘兩通九百六十七萬有
奇蓋六分而出其一凡直省漕糧行月米五百一十一萬
九千二百石而江蘇漕糧米一百五十三萬七千一百餘
石行月米二十萬二千二百八十餘石通一百七十三萬
九千三百八十餘石蓋三分而出其一其在豐歲猶有病
者况瘡痍未蘇物產久耗其能堪乎民力不足負地丁者
十猶一二負漕米者十乃三四中人家每稱貸輸將州
縣催科乏術上畏考成皆借私責移官錢補苴集事蓋蘇
松常鎮閒無不困之官無不病之民矣孟慈游歷東南其
見今日大吏尙有任權勢以受苞苴者乎州縣之中尙有
縱晏樂以自封殖者乎匪特無之在官則以征解不及爲
憂罷官則以交代虧空是懼官吏疾首痛心閭閻呻吟樵

東漢文後集 卷之九
悴此孟慈之所目擊也若夫鹽務則課出於商商出於鹽
今沿海場地非潦則旱涵產不旺幾於地愛其實此鹽之
繼也嶽西大商昔日數百萬之貲者今無一人百計招徠
小商僅足應課又爲積殘滯引侵占新綱故完課不能如
額此商之絀也然并積引計之則每歲所完課數亦略相
抵若此者爲之減根節浮費輕課則顧資本雖微猶能甞
鄰私便之卹之惟恐不至夫是以諸商資本雖微猶能甞
勉奏銷而不致虧闕國帑也今之言者於漕必取其全而
且責其速地丁每屆奏銷必以三年比較而責其多於鹽
課不問正雜而惟責其歲輸皆盈此夙昔全盛之所難能
而以求諸凋瘵之後豈謀國者有遺算乎抑明於內而昧
於外但見上之需不見下之困也非有深知吏民之隱

痛者切陳於公卿宰相之前事理何由上達孟慈勉乎哉
以若所見及若所聞悉以達於卿貳卿貳以達於宰相宰
相以達於天子爲東南官吏民商休養數年以舒其
氣官民之氣舒而後財賦之本可固國用其有不足
者乎孟慈南人也而官戶部位可以言言之必可聽以今
天子之明聖與夫宰相公卿之賢苟聞此言也中外
議論必有洞然深中者而何異同之患哉

送余小頗守雅州序

古之君子必有高天下之識不可一世之氣胞與民物之
量塵垢軒冕之懷藹然忠信豈弟之質益以博覽周稽上
下古今典籍之所載閱歷山川形勢之險夷風俗人民情
僞之同異恢恢其廣也淵淵其深也犁犁其辨也肫肫其

實也出則達之而著爲事功退則存之而託爲文章故精
誠不朽滂浹宇宙身不必存而人存名亦可存而不必存
余嘗以是求諸天下四十年未有得也則翻然曰今之君
子何必其然彼斤斤門戶聲華者勿論矣苟能介然確然
厚其躬而薄責人充以有容闔而日章豈非有道之君子
哉若此者蓋又難之反而求諸吾友亦不數見焉宣城梅
伯言其一也道光癸卯至京師因張亨甫識陳頌南王少
鶴因伯言識朱伯韓邵位西余小頗馮魯川伯言謂余曰
小頗中藏甚厚而寡合其于人不易用情有未嘗不摯
蓋忠信豈弟之至也余一再往反信然則又悔曩時所見
之隘今年秋余至蜀中小頗亦出守雅州後余八月至懽
甚小頗出冊示余則伯言伯韓少鶴魯川四君之贈言也

小頗爲人四君之文詳矣余則有一言曰雅邊隅也南界
滇南西鄰打箭鑪番地西藏之咽喉而川西之瘠壤也邊
吏外柔內撫道在惠而有威持之以信則無事此小頗所
知無待鄙言者余所念則雅之瘠也古語不云乎瘠土之
民好義蜀自明季獻賊後休養百六十年富庶冠西南民
逸而淫是有教匪之亂靖三十年人又忘難而有淫思今
歲大熟民間顧蠹焉以咽匪之難禦夷之難顛大吏而號
呼者日有聞之獨雅郡宴然豈不以其瘠耶吾願小頗有
以長治而久安之也小頗不易用其情今茲殆其時乎吾
知小頗忠信豈弟不遠古人也小頗豈以今之君子自畫
者哉爰繼四君子後而贈之行道光甲辰七月十日

送湘陰李公乞病假歸序

道光二十七年太子太保湘陰李公自雲貴移節兩江其明年天子憂夷務軍興數歲海疆雖靖而四方水旱頻聞命王大臣通籌國計定議五條頒行直省猶恐實有不便於民許督撫上言而南漕改折一議最大議者皆謂與其官吏私折不若以裨京師也天下漕五百萬江南居其大半議下人情洶洶是時廷議僉同莫有異者公毅然奏陳必求有利無弊王大臣復議六條下之時公已在病假力疾盡言其弊一曰國計之難二曰民生之難三曰防州縣浮勒之難四曰防吏胥訛索之難蘇撫沔陽陸公亦奏言折漕於京倉支放國帑大局京師民食三皆有礙聖明立罷折漕兩江吏民咸慶二公能持大事以回成命安我兩江也先是公疾未已又聞太夫人不安卽

日陳情乞暫歸湘陰

上念其誠許之以陸公繼任公

遂以二十九年三月歸兩江人士咸謂公忠蓋受知翰在位久必別有裕國之大計惜以病去也相與詠歌其事瑩在江甯見之喟然曰有是哉明良之遇乎夫國用方殷明主躬行節儉損撤內御司農度支孔棘之時諸王大臣抒忠竭誠以爲足用計然皆懸度事勢於外閒幽隱或有未盡

聖謨廣遠孳孳便民二公能敷言無隱遂成轉

圜之美原議王大臣亦舍己以從豈非太平有道之盛事也哉書曰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漢陸生日將相和調則土豫附今上一德感格天心水旱雖頻宜有默相者矣萬方黎獻咸知朝廷念切惻懷中外大臣承宣德意如此草野有知必深愛戴所爲弭患於無形也抑又聞之和

東漢文徵集 卷之九
五
氣致祥仁者必壽充此和氣之所洋溢匪但災沴可消行
見公疾旋瘳卽太夫人之康彊逢吉亦理有必然者矣

五修宗譜序 戊戌三月

麻溪姚氏宗譜始創於先雲南參政實在有明申葉及其
季也先職方府君再修之 本朝乾隆中贛州太守三
修之其閒相距皆百餘年記載頗繁族祖借抱先生與福
建中丞議改之仿古世表法率以橫列而註歷職生卒妻
子於其下文簡易檢條理秩然是爲四修族譜在嘉慶之
初元也年代益近收錄殊密而於事實不之詳焉蓋譜以
考辨世系體有宜爾中丞則以爲闡揚或有未備夫闡揚
事實者紀傳之體非譜牒之云也瑩少時嘗有感於中丞
之言竊本諸家乘上求 國史旁採各省郡州縣志及

賢士大夫之文蒐輯所聞編爲麻溪姚氏先德傳其書別
行久矣道光丁酉族叔蕙蓀管族事又有修譜之役逾年
譜成僉議以瑩所撰傳合刻於後不敢紊惜抱先生之例
而於中丞之說無遺憾焉噫麻溪姚氏之譜於茲五修矣
溯自始遷五百有餘歲吾族未遂衰也創業之祖功德固
有殊乎克繩其先以裕厥後抑尤難也不考諸譜莫由見
其盛旣讀諸傳益瞿然於其所以盛者十八世孫瑩敘

鄭六亭文集序

瑩少時見成均課士錄知六亭爲山陽汪文端所重其識
君也在道光元年瑩罷臺灣令六亭以教諭至君年六十
四矣瑩聞臺人言嘉慶中蔡牽之擾君守城及上書論時
事有功於臺固知君幹濟非僅善爲文而已君乃出所著

東坡先生集卷之九
宜居愈瘖二集與雜著文屬爲閱定益知君所至以勵名
節崇實學爲已任文亦樸重如其爲人既校閱而歸之或
有所非君未嘗不許之也時君方釐正昭忠祠督工赤暑
不避遂成疾卒是爲道光二年七月瑩與諸生經理其喪
歸且爲文表墓逾年先師趙文恪至闈訪君與謝教諭金
鑾賢請於朝祀之鄉賢祠陳恭甫編修復爲墓誌郭
蘭石學士書而刻之於是六亭之名益顯更十五年瑩分
遺臺灣道再至而君嗣子以其遺文來則皆瑩所手訂者
重一繙閱不覺泣然老友左右石僑亦文端所重士也與君
先後同門其文章與爲學官行業相埒而未相識適主講
海東書院乃以君文屬石僑更爲編審梓以傳焉前二集
君所自編凡六卷雜著則石僑所編亦六卷附後而總題
之曰六亭文集凡爲三編十二卷文一百四十六首石僑
甚重君每寫一篇手自校正去其冗散者數篇六亭洵可
以傳矣嗟乎人貴自立耳六亭一學官世所謂末秩冷宦
也而觀其生平所至發攄若此以視高牙大纛無所稱於
世者顧何如哉是爲序

重刻山木居士集序

古人文章所重於天下者一以明道一以言事理義是非
不精則道蔽利害得失不覈則事乖然理義可以空持利
害必以實驗故言事之文爲尤難也唐之陸宣公宋之蘇
文忠公皆善言政事者文與實俱茂焉他人爲之非詭則
萎矣本朝作者如方望溪朱梅崖能爲古人之文海
內無異辭也望溪之後有劉海峯及吾家惜翁梅崖之後

東漢文苑卷之九
則稱魯山木山木先生又以所自得者就惜翁商榷之其
文章淵澹處真可以道古人矣而政事之文特爲茂實所
陳得失利害皎如也匪惟言之其居鄉及服官固一一行
之有效非空爲斐然者其重於世而傳於後不亦信乎先
生之甥陳碩士侍郎嘗刻全集於閩版歸其家不善藏而
漫漶先生之孫應祥謀諸鄧盱原黃東園二太守重刻之
屬瑩爲敘先生旣於惜翁有故侍郎又於瑩有姻誼不敢
辭也謹識一言於卷端道光二十年上巳日

廌青詩集序

國朝諸公病明代詩復古之弊乾隆嘉慶以來多避熟就
生以變其體大約不出蘇黃二公境中究未能自開生面
也古今作者文質相宣繁簡遞嬗要當扞軸性情雕繪景
物風骨堅壯才思高翔格高體正絕除卑俗則其善也若
必以常見爲非力求新異卽明珠白璧等諸瓦礫特牲太
牢不登肴俎此乃賦七之奇豈復言志之旨雖復自矜沈
奧及乎羣輩爲之久更生厭猶然炫爛之極歸平澹耳前
後易觀何足深譏乎吾家廌青總憲不以詩鳴乃古近諸
作正復不少諦觀全集雅託唐音綿邈其思俊逸其氣清
辭麗句不絕於篇雖不同晉楚稱雄亦屹然周宋王者之
遺矣乙酉丙戌閒讀未卒業瑩以艱歸頗存胸臆今茲蒙
恩出獄未敢卽行乃得以暇竟讀知雅意攸存不戾
先哲乃序論而歸之質諸海內作者當不齒冷斯言

桐城破岡胡氏宗譜序

桐城胡氏以破岡爲巨族有賢子曰笥爲諸生能文以其

重修族譜來乞序叩之曰吾族自五代由饒右遷桐支派繁衍數更兵燹遠莫能詳今譜所載斷自其可知而不繁稱所不可知余曰遷哉子之譜也夫三代以前胡氏有二一爲舜後胡公滿封於陳其後爲胡氏是也一爲周同姓國鄭樵通志云子爵魯定公五年楚滅之其後以國爲氏是也今天下胡氏多稱安定者蓋本於南北朝魏靈太后之父胡國珍孝明帝封爲安定郡公以其望也余考國珍爲臨涇人而漢有胡奮亦臨涇人可知國珍爲奮之一族第不知爲舜後之胡歟抑周同姓之胡歟且周末有齊人胡齒漢有臨邛胡安河東胡建南郡胡剛及剛六世孫廣又有耒陽胡騰固始胡綜三國有豫章胡勃壽春胡質晉有南昌胡藩皆在安定前則天下之胡氏并臨涇而六族曷爲其皆望安定哉至於唐之胡曾則邵陽人也宋之胡楚賓秋浦人也胡林卿華亭人也胡文恭宿晉陵人也胡鏜江陰人也胡瑗海陵人也胡舜陟績溪人也胡方平一桂父子婺源人也胡旦南海人也胡則永康人也胡絃慶元人也胡仲雲高安人也胡安國崇安人也胡忠簡銓廬陵人也胡夢星吉水人也胡崇黓人也胡鎮孫祁門人也胡舜元銅陵人也胡仔茗溪人也此十九人者皆名賢著望庸詎知破岡之祖非安定以前之七族或安定以後之十九族乎子之爲此譜也慎且審矣元明以來吾桐胡氏以宦蹟文章顯著者甚眾稍有疑似子皆闕之譜其所可知闕其所不可知然而猶系於安定者何哉豈不以凌氏萬姓統譜總系胡於安定乎抑未察凌氏之疏也信夫鄭

氏之言曰自族別而爲姓姓別而爲望望別而爲房故姓多則訛其族房多則訛其望也矧遭兵燹之蕩析因仕宦之遷移紛紛者不可勝數乎然則今茲之譜宜將何繫曰繫之以桐城破岡則不必遠望安定而前後乎安定之望異日有考其實者未嘗不可繫之卽安定亦何嘗不在所繫耶不定所望而望自存猶愈乎自紊其繫也抑吾觀破岡一譜若顯祖若自琳之忠節若洪若其愛若之佩若泰義之孝友若瑀若肇烜若聯及之篤行若文燦之義俠若愷之耆壽皆炳煥乎志乘胡氏多賢請以質之必有善吾說者

王懷坡先生詩鈔序

古之君子奮志邁跡於百世上下者其聲名顯晦類有天數而當其始必或倡焉或和焉未有爲德而孤無鄰者也先薑塢編修當雍正乾隆之際潔修好古嘗十年不下樓學爲舉世不好之文維時里中劉海峯方待廬江若度葉花南胡一孛張顧巖周汝和王懷坡諸先生皆同時振興金壇王已山選訂龍眠十子勺海集者徒以制義言也諸先生志趨不必同成就不必同其所著書世或見或未見先編修著述歿後四十餘年瑩始彙刻之待廬先生之學其孫曾世守惟海峯花南之書先出海峯彌盛瑩乃今始獲讀懷坡先生之詩先生名洛字中涵懷坡蓋其晚號雍正癸丑進士仕至吏部稽勳司郎中數爲乾隆丁卯丙子丁丑丙辰諸科鄉會試同考官著有淪靈文集懷坡詩鈔文集弗傳獨詩鈔存其嗣孫承勳重寶之以示姚瑩而泣

然曰承勳孤貧遊四方養其母妻常苦不給更何能顯其先業顧念兩家先人之好不敢忘且先司勳姚氏出也今能一言表吾先者獨子耳瑩瞿然曰唯唯是固瑩之志也夫懷坡先生先羅田府君之外孫而編修之姑子也編修之書湮晦四十餘年而子之祖亦湮晦且七八十年非吾與子之責歟吾見世之言詩者矣一登朝貴則習爲華靡和緩之音務去其鱗鬣之而之稜稜者曰九苞之采雝雝啾啾是爲和聲鳴盛世也子不見古之鳴盛世者乎元首叢脞虞廷之歌也宜鑒於殷文王之什也與今所云特異是又何說懷坡先生亦鳴盛世者而詩辭風格具存善藏其骨不失明代諸賢之則當與西樵茶村諸人競爽視夫華靡和緩者不實乎遠哉世有善讀先生詩者必將寫萬本誦萬遍傳萬人其無疑焉是鈔凡八卷爲古近體詩一千三百四十九首嗚呼可謂富矣

潘四農詩序

余之知潘四農也因張亨甫亨甫告余曰吾徧交海內賢士以詩契合者眾矣大牛皮骨聲響之聞耳吾嘗喜人攻其短而卒鮮攻者曩在京師得徐廉峯鄭雲麓黃樹齋評刺吾詩多中而尤精當者潘四農也余觀亨甫諸詩稿本信然亨甫曰匪惟論詩其爲人也類有道君子已而毛生甫至言四農一如亨甫余慕之屬生甫爲書延四農教子若壻四農欣然至揚州其從來者弟子吳君大田及其子亮彌也於是丙申丁酉之間朝夕聚處縱觀所爲詩文精深奧突一語之造有耐人百日思者竊歎張毛二君不我

欺也余嘗與四農生甫各攜其弟子遊金焦二山信宿賦詩一時興趣邈然若與造物者冥遊八極之表曾不知哀樂之何寄嗟呼人生倏息耳安能常有此境哉已而四農北去李申者借其弟子與吳仲倫左石僑及亨甫後先復至申者弟子吳君僑爲余作談藝圖寫諸君之貌甚工諸人旋散余亦渡海逾三年則聞四農歿癸卯過淮聞農之孤穉絳猶纍然也余以縲絖之身不能哭於其家忍慟而行是時仲倫申者生甫皆已亡亨甫借余北上歿於涼師石僑繼之談藝諸人風流頓盡矣又五年四農弟子刻其師遺集旣成吳君大田兩以書來屬余爲序其何能辭乃述其所以交四農者黯黯識之如此若其詩之精妙則諸君論之詳矣道光己酉上元後六日桐城姚瑩序

桐城桂溪項氏三修譜序

桐城項氏有二族其一曰鄱陽項氏自江西鄱陽遷桐城不知所始其子孫居桐之魯饒倒流河別出一支居項家河其一曰桂溪項氏明洪武間自歙之桂溪遷桐散處於城鄉間桂溪項氏始遷桐者曰英法傳四世曰琳字平野爲諸生有聲自是以文學著者十數世族丁頗蕃崇禎乙亥以後桐城數遭饑疫兵燹死亡過半項氏存者數十人本朝定鼎始以休養漸復而曰鴻曰培者相繼爲諸生曰紹芳者順治壬辰成進士族漸盛先是萬厯中有名銳字恆予者爲禮部儒士吾家循吏湘潭令名之騏之婦翁也始創宗譜未成其孫培字龍樵者與兄鴻續成之在康熙己巳之歲又六十年爲乾隆四年己未恆予之元孫

東坡文後集卷之九
三
且初再修之吾家南甯縣令名士堦者嘗爲作序蓋湘潭
令之曾孫也嘉慶中三修之及今道光己酉又五十年矣
項氏復謀修譜其族人有善於瑩之老友吳君伯敷者因
伯敷來乞序既覽其世系盛衰之故乃進而告之曰嗚呼
士大夫家族盛衰豈不視國運哉桂溪項氏明初來
桐城者一人耳三百年休養生齒盈千及明之亡也項氏
存者不過數十人本朝休養於茲又二百年矣以數
十人行之不但十倍明之項氏乎每怪世人言受國
恩者必嘗爲顯宦否則羣笑之以爲侈妄曾不思身享太
平得鼓腹於隴畝以蕃衍其子孫者伊誰之力矧其在庠
序入仕版者繁有人乎夫至天下之民生養老死蕃衍子
孫二百年無饑疫兵燹之苦大哉堯舜之所以爲天

也吾於項氏家譜之修蓋瞿然云乃謹爲之序而歸之

陸制軍津門保甲圖說序

自唐用府兵宋用刺字軍後國制皆以養兵爲事宋孝宗
言國家財賦十八養兵歷元明至今未之能改矣然及軍
興往往復用養民之力何耶久逸者驕而不可用反不若
賤且勞者之急公自衛故義民得力常多雖然有其民矣
而形勢不講未爲得也今京師以直隸山東河南爲三輔
者白中土之形勢言也若以海言則奉天山東實左右臂
而天津爲中門旅順成山其外戶乃汲汲於中門之內豈
有說乎曰緩急異勢緩視其遠急視其近道光二十年英
夷擾我海豈游奕之舟直伺天津其時嘉慶中復設之水
師甫裁未幾人情洶洶時事亦孔棘矣今兩江制府泗陽

東漢文苑集卷之九
陸公時以天津道議集義民助新設兵六千以守直沽內
外既固夷舟不復犯二十二年事平有 旨命直督與
公籌善後乃復議禦外防內之策各八是時 天子已
新設通永一鎮駐蘆臺控制山海關以西而天津兵亦習
水戰製師船矣乃復議每歲五月至八月通永總兵移駐
北塘天津總兵移駐大沽通永與奉天會哨於天橋廠天
津與山東會哨於廟灣新設兵不復撤事皆得施行公嘗
集當時中外所籌議與夫義民局之始末爲一編詳繪天
津城廂及四路村莊地圖二百有二而附以引河圖一終
焉一百里形勢道路咸具嗚呼不睹斯圖惡得其實乎公
既刻成梅伯言郎中訂爲之序久而未果茲以屬余余曰
夷務軍興爲 宵旰憂十年於茲矣義民以効力聞者

廣東臺灣及天津而三耳天津臺灣官與民一而守固廣
東官與民二初以不振卒之官與民一而復有功義民固
可忽乎哉乃紀其事爲言海防者有所考焉

屠琴塢課桑圖記

錢塘屠琴塢令儀徵廿余以同年嘗一過之所言多除暴
捕鹽梟事後乃聞君課農桑興學校文治彬彬爲一時吏
最及余監掣淮南則君已返里久之且歸道山矣其子秉
字修伯能詩畫有君之風以鹽官需次揚州來見出示此
圖求誌一言夫農桑者衣食之本也揚州習鹽業者多閭
閻仰食於鹽反置耕田爲末蠶織之事絕不聞以是士女
惰逸風俗難以復古君爲令獨遠致桑數千本教之種藝
一時蠶織大興豈非務本善俗者乎乃君去此十餘年後

東漢文徵卷之六
爲政者不能繼之而桑政大壞民習如故莫之挽是可憫也修伯勉之哉雖作鹽官不忘其先人務本善俗之思乃可謂賢矣道光十七年十月余將之臺灣書而歸之

五代考妣位薦記

古之大夫爵祿以世故宗法嚴而廟制立後世非王公五等雖宰相不世其祿宗法幾無所用矣自唐至今皆有廟制而仕宦無定不能隨在立廟故立者少非合族爲祠則各祀其先主於家中堂如庶人祭寢者雖非禮制而不失其祀天下從之久矣瑩家始興在明中葉仕數世皆得有廟而未立及本朝先端恪入祀京師賢良祠又建祠於本邑然非私廟也嘉慶初宗人鐵松中丞始卽十一世祖職方公宅建支祠祀八世祖葵訐公下至十二世祖端

恪公兄弟八人而端恪主仍在城西南公遺宅中諸房子孫歲時致祭公子五人瑩太祖羅田公第四羅田以下高祖贈編修公會祖編修公主皆在初復堂宅初復堂者高祖母任太恭人置奉姑張安人在乾隆戊午之歲先是羅田公宅在城南名樹德堂公歿後三十七年長子中書公及瑩高祖皆亡中書子孫又喪惟太祖妣張安人在任太恭人撫曾祖及季子贈禮部公成室有諸孫而贈編修弟昱修麗修二公亦有子苦宅狹張安人乃命析居鬻宅張氏更置二宅皆在城北昱修麗修所居曰篤敘堂任太恭人奉張安人所居曰初復堂故羅田公主在初復堂者中書無後贈編修以次居長編修又爲冢孫也贈編修十一孫長亭人公貢生次丹海公乾隆癸酉舉人廣西南甯府

同知五寶山公乾隆丙子舉人六惜抱公乾隆癸未進士
刑部廣東司郎中七武秦公八爲瑩祖春樹公府學增生
累贈通奉大夫九君俞公候選州吏目十一武平公甲午
副榜候選州判三四十蚤卒大二五七八房編修出也六
九十一房贈禮部出也居久之八房諸孫又眾丹海公乃
與春樹公別置牧禊堂宅在城北後街乾隆五十三年丹
溥公卒於官里中歲數荒鷲牧禊堂宅償債丹海公嗣子
彥耿奉嗣母還居初復堂而瑩家數徙瑩祖春樹公考妣
主則先妣張夫人攜兄朔及瑩所在奉祀先考醒庵公客
外歲時遙致哀慕而已嘉慶十六年公歸二十二年瑩兄
弟迎公及張夫人祿養閩中嫂張氏及兄子濟光奉祀於
家明年伯兄歸奉先祖考妣主移家城東南今牧禊堂新

宅是也公命瑩曰古者祭必於廟無主爲壇故宗子去在
他國庶子爲壇望墓以祭宋以後祭他所者設坐爲位變
主爲位猶之變廟爲壇耳吾爲春樹公後今從汝養雖有
冢孫祭主於家吾與汝亦宜申祀爲位於官舍之寢而薦
食焉瑩受命更平和龍溪臺灣皆設祖位歲時從公薦食
道光二年瑩罷官公與張夫人相繼棄養伯兄祭先主於
家瑩婦方淑人率子女僑寓福州仍歲時位薦獨瑩奔走
四方不得與行禮十一年復官江蘇歷武進元和令淮安
監掣同知復行位薦十八年瑩爲臺灣道遣家人歸攜兄
子濟光以增渡海官舍位薦如初自太祖羅田公下至醒
庵公所列五代考之位五妣之位七其薦也歲除前一日
爲大卽古之臘也歲除及前六日次之端午中秋又次之

皆令食祖考妣考妣生卒日皆薦薦祖考妣設考妣位從食爲位五考妣生卒之薦設二位薦品如今賓筵從其盛者苟或損之是待吾祖不如賓客也爵三獻乃徹物以熟且熱取諸氣也生而熟食歿乃寒之豈事死如生之義乎曾祖以上生卒日焚香拜不薦爲遠且不逮事也五代考妣生卒日二十有四懼或遺悞爲版書之及年爵葬地焉論語曰入太廟每事問孔子習禮每事猶問者慎之也今世子孫不能舉其祖者眾矣瑩爲此版竊有取焉不廟而官舍不主而位不祭而薦皆非禮經吾惟追遠而已苟不爲是身爲大夫而不躬祭其祖豈禮也哉乃記五代考妣位薦之義而詳其遺事不曰祭者儀器不備禮曰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簡之也爲位者設神座虛之卒事則徹始見司馬書儀今從之也薦五代者羅田公爲分支小宗之祖高祖曾祖五服未盡程子云爲之服而祭不及是知有母不知有父禽獸之道也且非廟非主無嫌違制吾從程子十八世孫瑩謹記

韓城強忠烈公墨蹟記

先師侍郎秀公有言嘉慶十三年會試之前期 睿廟有事于 上帝默禱求賢諭先師董文恭公曰今科必得人是年山陽令冒賑遂有候補令李公持正被害十八年林清之亂滑縣令強公首捨李文成牛亮臣發其逆謀功在社稷城破殉難一門死事尤烈道光二十年英夷圍廣州諸帥議撫尙書隆公爲參贊恚憤不食死三公皆戊辰進士也先後死事不同而以身許國則一天之所

以報 睿廟者不其信耶方戊辰榜發時三公未必遽爲死事計而身卒罹之世皆爲三公不幸其遇是非知三公者也君子之事君也不倖榮不辭難視難之及也一如恩寵之加惟盡吾瘁以明臣節而已諸葛忠武之五丈原無以異郭汾陽之功成而壽考也岳忠武之風波亭又何異韓忠武之騎驢湖上耶吾何以知之則知之于強忠烈之論李公矣忠烈始聞山陽事作李公盡節論其言曰從古小人之害君子也天欲彰君子之節故假手小人以申其報天欲發小人之惡故使陷君子以厚其毒又曰李公之死無愧明哲保身之義由此觀之論雖爲李公作亦自明其志云爾世徒知惜死爲保身豈知君子以義爲存亡不以身爲存亡乎義可死則死義可生則亦未嘗不愛其身身在卽義在焉能明乎此是卽人禽之分不特君子小人之辨也觀強公之論李公其志定於蚤矣豈待滑縣之事哉隆公在軍力不足謂是無以對吾君也而死見義可謂明矣瑩無似附三公榜末觀三公之事更尋其言能無懼乎強公仲子萼圃司馬以忠烈手書此論來屬爲作記萼圃誠篤能守先人之清芬乃推論其義而歸之

平雲亭記

貴筑陳息凡令綿竹旣修張宣公洗墨池蒐刻公詩文全集論孟講義藏板於公祠明年改令大邑城北靜惠山上舊有平雲亭范忠文公還蜀徜徉賦詩所云立處與雲平者也久荒廢後人以祀文昌之神息凡曰昔賢遺蹟不可泯也重葺建之更爲一亭於山中名之曰半山亭山東去

東坡文集卷之九
二里許爲趙順平侯墓前人立祠墓下息凡復於其東偏
新客坐以寄流連瞻仰之思工將竣而余過邛州邀往觀
之余時返自察木多經年所歷遇皆冰山雪窖蕃僧異類
偶得一平地漢衣冠人則耳目爲之豁然矧茲川原平遠
岡隴清幽畦麥城林參差映帶者乎攬前修之芳軌嘉賢
令之風標雖官程倉卒中不能不竊暇半時矣息凡序刊
宣公書於義利之辨益詳其所設施可知今蜀方患盜所
在富人行旅咸有戒心余謂益州賢哲最多漢宋尤盛安
得盡如息凡者表章崇慕以振興風教乎夫子告季康子
曰草上之風必偃未必渤海之風不可再見也道光丙午
二月桐城姚瑩記

左石僑編次書日記

右經部十七類一百四十九種爲冊一千五百八十八本
七千九百九十六卷史部十五類二百九十七種爲冊五
千四百一十一本二萬一千一百五十五卷子部十四類
二百二十二種爲冊三千二百一十八本一萬六千八百
九十卷集部七類三百五十八種爲冊三千二百七十二
本一萬九千三百六十八卷又未定類入者二十種爲冊
一百六十八本七百七十五卷總凡四部書六萬六千一
百八十四卷其叢書十六種子目不復重出亡友左石僑
編次余所藏書目也其藏於伯符兄宅者不在焉余家自
先曾祖蕞塢編修手校書籍多邑中未見之本編修歿後
遺書散佚殆盡瑩實痛之未冠授蒙里中時以修脯買書
或典質稱貸卷帙稍鉅者力不能也旣長遊歷京師至吳

東坡先生集卷之九
中而粵而浙而閩最後揚州三十餘年所在購讀而麟見
亭河帥復舉河務書數十種見贈然後海內士大夫常見
之書十得七八世所少見之本亦間得一二顧歷年所得
稍一涉獵略區四部實未分類編次之也在揚州日石僑
頗以爲言道光十八年延石僑至臺灣主講海東書院方
與諸生講習讀書須先廣博石僑曰君家藏書不貧矣請
以目示諸生余曰未及整理得無遺譏通識乎石僑曰君
方未暇請代爲之余念目錄亦一家學也宋以來諸家書
目眾矣大抵祖班志勅文隋志經籍宋崇文總目之例區
別部分而每書提要則晁公武陳振孫尤延之爲善馬端
臨通考尤加精覈在鄭漁仲通志之上王伯厚錢受之顧
亭林最爲博洽亦僅有書目而無提要吾上不窺石渠天
祿之藏下不及晁尤諸君子之淹雅此具目而已何足示
人石僑曰姑編次之俾海外書生略見津涯山長之事也
余乃出其目授之石僑詳審編次以示學者逾年而夫癸
卯之秋余過吳江石僑方爲學博出一相見而君遂以是
冬歸道山矣今來蓬州偶于篋中見君編次遺蹟筆墨行
閒風流宛在能不重余悲乎嗟呼余年亦六十有二矣攜
入蜀者才數千卷已不勝舟車之費藏書在家老妻歲一
倩人曝之以防蠹蝕而已何時細讀所藏耶有之與無書
等耳世事大率如此可歎也道光二十六年六月記

桐鄉書院記

吾桐之名始見春秋羣舒之一也漢初地之西北境爲龍
舒東南境爲樅陽二縣唐并爲桐城今之孔城卽古桐鄉

東坡先生集卷之九
蓋龍舒地也宋時孔城爲桐城九鎮之一見元豐九域志
地有桐梓山水環其下以出于江桐之得名雖未必以此
山而茲地茲山其名古矣自朱大司農爲桐鄉嗇夫有令
德後世論吾桐人物者必以朱司農爲始夫地氣之盛衰
與世運不其同哉開闢幾萬年而地之名始見於經又數
百年而人士之賢始見於漢又千年而唐之曹松始以科
名著宋之三李始以節操聞由明迄今氣節文章道德功
業名位科目爲海內望邑者數百年矣或以爲山川磅礴
鬱積之氣有待而盛是固然矣然地氣不能有盛而無衰
猶世運不能有隆而無污也則將一聽諸氣運乎曰不然
惟有人焉能維持乎地氣世運與之爲盛隆而不與之爲
衰污故春秋有孔子戰國有孟子三國有諸葛武侯祿山
亂而郭李與南渡危而朱子出皆大振其衰而滌蕩其污
人實爲之天地胥有賴焉在豪傑所自命耳孔城於近代
有南山戴先生樅陽則海峯劉先生實其故里吾桐言文
章者於二鄉必稱二先生茲鄉之人景仰前哲將欲振興
文風乃醵金爲書院名之曰桐鄉書院從其實也道光甲
辰余過孔城戴生鈞衡邀觀之則桐梓一峯俯瞰其東大
河環出其下形勝足以眺覽矧前輩流風遺蹟足以翠然
仰慕者乎戴生乞一言以志其成諾之而未暇也明年方
使西域而生以書來趨之乃舉氣運賴人之說以告此鄉
之有志者嗟呼豪傑之士其可不知所自勵哉司農與二
先生斯其近焉者矣道光丙午十月姚瑩撰記

桐城烈女三祠堂記

桐城烈女祠立自前明祀唐桐城主簿張孚卿之妻王氏明四川斷事方法之女川貞以下節烈貞孝九十三人

本朝風化隆盛令天下立節孝祠吾桐得旌者尤眾二祠皆在西城外相去僅數十武乾隆五十八年邑君子既人爲之位復書其姓氏事實懸額於節孝祠中又立石刻其姓氏而以烈女舊額所書冠其首嗣復時有所增於是節孝祠中懸額八立石七焉其始分別以死殉事者曰旌烈未婚守志者曰旌貞少寡不二者曰旌節後乃雜列之但書某貞女某烈婦烈女而已計烈女節孝二祠所祀一千四百有三人可謂眾矣嘉慶二年邑人續考未及旌者九百九十一人羣請官立室於節孝祠後曰待旌亦爲位祀之立石刻之道光十三年 朝廷頒總旌之例於是

嘉慶以後貞女烈婦節婦咸得旌焉乃易待旌之名曰總旌祠內兩次立石凡七所祀又一千三百七十一人合烈女節孝二祠通祀二千七百七十四人嗚呼吾桐一邑耳而貞節之女若婦宋代以前不過數人明後及今乃如此世謂桐城風俗氣節高於江左非虛語也曠觀史傳忠貞節孝之事古以爲難宋明至今一若爲之甚易者豈非宋儒講學之力哉自程子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然後人人知有禮義廉恥雖中人亦勉爲之然非 聖天子崇儒重道以風天下烏能若是而輕薄小生輒以爲後世好名不若古人之樸豈將禽獸吾人而後快歟蓋孔子六經垂教之功至宋而大著茲之盛也有由來矣或曰婦人之心專一故誠而無僞非如男子二三其德是說也吾不敢非

之然則吾桐貞烈節孝之婦女吾猶不以爲多必胥天下
爲婦人者人人知以貞烈節孝爲事然後不負聖人垂教
天子旌名之意則二千七百七十四人固多乎哉吾
家譜載前明及今姚氏之女以烈聞者六人婦三人未婚
守志者女三人七姑與焉婦三人以節孝聞者女四十二
人婦九十五人先高祖母與焉今祠內之數悉合惟亡姑
不在祀中以其事實而志隱也堂嘗爲之壙誌銘矣獨恨
作姚氏節婦記時考之猶未詳焉附正之於此道光二十
八年十月七日姚瑩記

江甯府城水災記

道光二十八年七月霖雨湖南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濱
江海諸郡縣患水大吏承 天子命緩徵銀米賑卹既

周當司農告匱之時支絀維艱官民捐資居其大半幸乃
獲安而江甯被水尤甚明年四月瑩至江甯見城中門扉
水蹟三四尺不等咸相告曰某某市中以船行也未幾閏
四月久雨不已五月復大水闐闐深六七尺城內自山阜
外鮮不乘船者官署民舍胥在水中舟行刺篙於人屋春
野外田廬更不可問矣人被淹且飢死者無數或夫婦相
攜投水中或男婦老稚相結同死破屋浮屍沿江而下以
諸省復被水且甚於前年也督府陸公旣入告亟與江甯
司道府縣官捐銀賑撫發倉平糶招徠客販廣設濟廠檄
行郡邑遣官行郵又慮 國帑之絀日夕籌計得五十
二萬金以紓 上憂蓋是時蘇撫議請百五十萬者公
已備三之一然諸省頻災費且數百萬未有處也已而

上命有災諸省藩關二庫歲額解京師者悉停解備賑且出 丙帑百萬加卹災民客有憂者曰夷務靖甫數年瘡痍未復而西北屢旱東南頻年大水奈何瑩曰水旱古所時有卽以江甯言之自蜀漢延熙十四年爲吳大帝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風江海湧溢平地水深八尺永安四年五月大雨水泉湧溢自是歷年患水晉咸和永和太和太元元興義熙中志稱濤入石頭城者六或漂敗萬舟流骸相望梁中大通五年五月大水御道通船陳禎明二年六月濤水入石頭淮渚暴溢漂沒舟乘府城自壞唐貞元二年七月江淮大水害稼溺死人漂歿城郭廬舍宋隆興二年大水浸城郭壞廬舍操舟行市溺死甚衆乾道六年五月建康水城市有深丈餘者明嘉靖三十九年七月江

水漲至三山門秦淮民居水深數尺至九月始退萬曆十四年五月大雨城中水高數尺江東門至三山門行舟三十六年戊申五月三日秦淮河乾見底至十三日潮水忽漲一日夜平岸夏至後大雨半月平地皆水自學宮乘舟至大成殿江中浮屍相續 本朝康熙二年壬寅六月大水船行市上自漢延熙十四年辛未至康熙二年壬寅千一百七十八年江甯患水見於載記者八十有五舉其大者十七及今又一百七十六年而連年船行市上夫氣運乘除自有消長與人事或應或不應災異之見豈必皆衰季之朝哉所恃者人君大臣以時修其政事不爲害耳天地愛人而厲氣愆慝惟聖人裁成輔相之人或德衰復有厲氣乘之則亂矣善乎宋徐復之對仁宗也昔仁宗方

憂遼夏國用不足召復問天時人事復曰以京房卦氣演之似唐德宗在奉天時在疆聖德仁宗驚曰何致是復曰無深慮也德宗天性猜忌欲以兵力勝天下德與凶運會故奔走失國陛下恭儉仁慈西事由外起時與德宗同而德異不久即定矣已而遼夏果無事蓋仁宗為一代令主復有韓范富歐龐狄諸公宣力中外帝宵旰憂勤雖軍需乏竭屢出內帑數百萬濟國用至於六宮亦捐供奉以助邊費大將數喪而卒獲太平也以德弭患厲氣潛消天心亦為之轉移豈不信哉堯水湯旱聖人之德益明此之謂矣今 上有堯舜之憂勤中外宣力諸公誠皆以韓范富歐龐狄自勉則一德感孚雖災何患既答客已因為之記

雷繼賢銅戈記

國家以文治天下承平歲久自王侯下至庶人皆以科目為榮文武兩科制同世乃重文輕武四方有事卒賴天子威靈平定其以材武勇敢著者罕或遇之有著者必其出身義勇者也是果何故歟士者四民之首平日言論行事習與民近士好之則民尚之矣無識書生自始讀書即鄙夷武夫羞與為伍天下一氣同聲雖有如虎如彪之材亦慚沮不前况愚懦之夫稍有膂力者哉如是而欲人知重之趨之必不能矣華亭雷繼賢者名震以乾隆癸卯武舉人為江南劉河營把總署川沙營千總少有膂力善用槍一可敵百乾隆六十年蔡逆未平出洋巡盜遇賊與戰連斃數十人有潛從後傷其臂者遂被害事聞 朝

東漢文徵事 卷之九
廷嘉其忠勇命祀昭忠祠世襲雲騎尉其孫炯現爲宿州
營守備家藏一銅戈繼賢生時所用至今寶之雷氏爲華
亭世族多以文貴獨繼賢與仲兄瓚季兄鴻習武有五虎
之目其族孫葆廉爲瑩言乞文爲記嗟呼如繼賢者可謂
無忝科目矣世之操翰爲詞章由科目躋顯貴者舉目皆
是也果何益於 國家之治亂風俗之隆污耶稍不自
知愛重則流爲浮薄而已耳繼賢視之不且如糞土乎然
則世之爲士大夫者可以知所宜尚矣

十幸齋記

十幸齋者幸翁自名其室也翁生六十五年矣生平幸得
於天者十事以名其室而爲之辭焉人生有託使在荒裔
絕域或僻陋之鄉則蠢然沒世已耳翁生桐城文物之邦
其幸一也通邑百族編氓微姓多矣而生於麻溪姚氏代
有名賢學問文章道義宦績淵源有自其幸二也不好爲
制舉之文然一再童試遂入郡庠一試於鄉而得舉一試
禮部而成進士其幸三也時年方少使竟出仕其於國事
吏治民生未之有學貽悞必多而放歸八年周歷世事然
後爲吏且空乏其室拂亂所爲得以動心忍性其幸四也
其性拙直其行孤危所至士民好之而扼於上官長吏宜
將困躓以終矣 天子明詔大臣露章薦賢遂以縣令
爲江督陶公蘇撫林公以其名上陶公稱之曰精勤卓練
有守有爲林公稱之曰學問優長所至於山川形勢民情
利弊無不悉心講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確有把握前在
閩省聞其歷著政聲自到江南歷試河工漕務詞訟聽斷

皆能辦理裕如武進士民至今畏而愛之其在臺灣也聞
撫劉公稱之曰經濟根於學問正直而能通達討逆平叛
功績昭著洵海外之保障此三公賢者先後薦之 天
子用之天下信之其幸五也臺灣之獄江廣閩粵四省大
帥爲夷所懾彈章相繼或且爲書徧布京師曰不殺鎮道
無以謝夷而堅和約然而朝野之論殊不謂然論救之章
相繼 聖主亦念其勞爲之昭雪其幸六也生長中國
於異域地形風土多所茫昧一再出關西至喀木殊方情
事瞭然可徵其幸七也既受 殊恩方在遷謫斷無引
退之理乃或薦之邊徼或沮使勿行遂得全身而退其幸
八也貧士以祿爲養去官不能家食則有諸公爲之推挽
不使途窮其幸九也有妻偕老和敬無違有子雖少詩禮

自好和厚端良免不肖之憂其幸十也此十者

之於人不可必之於天者也冥冥之中一若右

於翁而維持成全之者烏能不夙夜耿耿於心哉引

罔之生也幸而免翁生雖非罔而幾不能免者數矣卒皆

能免豈非幸哉惟其幸也是可懼也黃帝曰戰戰慄慄日

甚一日翁生六十五年蓋無日不在戰慄中矣孟子所謂

生於憂患也以幸名齋益自箴焉無 墮晚節始終免乎以

語其友友曰信如子言請識之以告世之知天者

東漢文後集卷之九終

